

抱經堂文集

四





集文堂經抱

(四)

撰 昭 文 盧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九

書三

答錢辛楣詹事書 丁酉

方今學博而行醇。蓋未有出閣下右者。每以不獲常奉教爲憾。自閱讀禮家居。道里差近。而文弔徒爲廩粟所糜。不獲走唁。寸私缺如。大著金石文跋尾。願見久矣。今承見示。欣喜疾讀。歎考核之精。實有前人歐趙董洪及本朝顧氏朱氏之所未逮者。文筆雅健。持論極純正。皆有益於世教。文弔見聞寡陋。一旦獲此。幾如貧兒之驟富矣。頃讀左氏傳。見陸氏釋文。熒陽竝從火。且明辨之云。從水者非。而今本太半從水。學者雖見釋文。究亦莫知其何以非也。今得尊跋。熒陽太守元寧記。而始了然矣。古一字有數體。如絨、黻、芾。三者實一也。而易書詩各異。句文固有不盡畫一者。石經叔亦作𠄎。儒亦作𠄎。而今本皆祇作叔字。孺字矣。宋張淳儀禮識誤。燕禮內宴字淳從監。本定作宴。後來校者復議淳爲非。是今觀唐張琮碑。亦以宴爲宴也。五經文字·宴宴二字並載。云。上說文。下字林。說文大段當遵。而亦不可過泥。然如據之爲據。秦之爲秦。又不得以古碑刻有之爲解矣。勅字古多作勅。韓勅碑或讀如賚予之賚。而尊刻徑從說文作勅。莫當仍依碑刻書寫否。高植誌跋云。渤海滌人。後又云。此碑以舊爲條。如後所云。則滌人似當作條人也。至以舊爲循之語。以前後較之。例亦似有異同。如衡方碑跋云。以寬慄爲寬粟。聲香爲馨香之類。與洪氏隸釋語勢正同。至司馬紹

誌跋云。以驟爲驪。以休爲休。及高植跋中語。似皆變例也。莫亦可兩通否。他如召邵。哥歌。克尅。贊讚之類。經典及諸史。類多通用。似不必以爲異文。此詹詹者。何當於尊書之輕重。而少有見及。不敢蓄疑。如其非也。幸有以教之。毋以莛扣之微。而不爲發聲也。且尙有欲求教者。韓勅碑什言向誤釋爲斗言。尊跋以爲卽十言之教。可謂精確無與易矣。近讀左氏定四年疏。亦引十言之教。而有疑於疏之所云焉。疏云。乾坤雖是二字。亦一出口。乃得言之。故謂之一言。所云乾坤是二字者。將謂伏羲時已有重卦。故云爾耶。抑別有說耶。至楊大眼造像記中。儼字。江都汪容甫以爲卽旅字。以字形審之。良然。愚於金石文字。向來殊未留意。不過從薛尙功。董彥遠。洪景伯諸家涉獵耳。然其書傳寫多譌。與本來判然懸絕者有之。吳門朱氏有隸釋寫本。較勝於刻本。乃爲一妄男子所塗改。以一二石本證之。始知其大謬也。此地有樊君軫亭者。聚古碑版甚多。身歿之後。盡爲有力者取去矣。溧水有漢校官碑。以閣下搜羅之富。續得中必當有此。以前書中未見。故附呈。外先君子詩集一部。并呈覽。令弟精小學。如鼎臣之有楚金。以逼近秋試。不敢數過。相溷。尙冀異日領教也。方言郭景純注。而今本與音切相雜廁。且顯然有後人語附益者。觀爾雅音不混。注中則此亦宜有界隔。其音以指物指事爲喻者。當出於景純。與山閣經之音政相似。其加翻切者。恐皆後人所爲。不知曾爲釐正否。

與辛楣論熊方後漢書年表書 己亥

文昭拜白。辛楣先生閣下。友朋來自金陵者。咸云閣下之於僕。曲相推飾。人有異論。輒拄其口。使不得發。

此自是謙德厚道之所形。聞之彌用自愧。閣下品如金玉。學如淵海。國之儀表。士之楷模。得師若此。允無閒然。深爲一方士子幸矣。讀大作熊方後漢書年表序。校正精核。指摘彌復切當。源流異同之故。數言瞭然。於後復丁寧於元文之未可輕改。此不欲歿著書者緝綜之勞。而并慮後人紛更之失。致揜其前美。誠凡傳述舊人文字者皆當若是。卽僕向來持論亦然。然於此書反覆考核。瑕疊甚多。若遽流傳。深恐疑誤學人。有不得不與閣下商之者。如前表於侯封之下。閒係以所在郡邑之名。此自是當時文簿可徵。確乎不謬。今若欲仿斯例。自當求之本傳。如濟北惠王壽傳云。分太山郡爲國。則當係以太山而熊氏則署云兗州。又河閒孝王開傳云。封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則當竝係三郡之名。而熊氏則署云冀州。夫州之爲境也。遼矣。今不切指其所封之地。而舉一州以相函。蓋何所當乎。且考章懷注中。引據舊書。亦自有明係所屬者。如武邑侯耿植。注云屬信都。而熊氏署云安平。不其侯伏湛。注云屬琅邪。而熊氏署云東萊。蓋熊氏但知以續漢書郡國志爲據。而不知事實之有不符也。其最不可通者。如淮陽王辛之下。署云陳州。卽郡國志竝無此州名。閣下知其誤。而省去州氏。若以愚見揆之。陳字亦不可留。蓋淮陽之在前漢。本爲國。後漢章帝章和二年始改爲陳國。今乎之封在光武時。以斯知其不可也。至於鄉亭之侯。但當係其本縣。其鄉亭之名。固有與縣名同者。不可混也。范書中有明著其爲某縣之鄉侯者。如抗徐之爲烏程東鄉侯。楊茂之爲烏傷新陽鄉侯。烏程。烏傷。皆會稽屬也。二人所封。皆其縣之鄉也。今熊氏於異姓諸侯表。一則但書東鄉侯抗徐。不係以烏程。而係以南陽。蓋誤以爲南陽之東鄉縣也。一則兼書烏傷新陽鄉侯楊茂。下

係以會稽。又係以汝南。是又誤以茂曾爲兩縣之侯也。夫旣明曰鄉侯。而可曰縣侯乎。卽二人之體例。亦自不畫一。愚以爲不若并州郡而盡去之。亦未見其必不可已也。蠡吾侯翼一段。閣下校勘極細。足以正熊氏之謬。然猶以爲當仍其舊。愚意頗似有所未安。蓋翼爲河閒孝王開之子。出後平原懷王勝。建光元年。貶爲都鄉侯。遣還河閒。則此以後事。仍當以翼係於河閒之下。本末方得具明。所受蠡吾之封。則父開請分國以與之者也。於後其子爲桓帝。追尊翼與開而不及勝。以非所承也。卽後桓帝封兄顧爲平原王。但云奉翼後。不云紹封。熊氏之云紹封者。妄也。使桓帝以其父終爲勝後。而以其兄紹封。則桓帝獨非勝之孫乎。而追尊顧何以不在此而在彼也。夫倫類典禮。所關匪細。後人將於此置喙焉。而可輕徇乎。至若始封之君。當列於首。其追尊者。止當於注中附見。不得以冠始封之上。乃齊武王縝。魯哀王仲。皆非始封也。建武二年。封縝子章爲太原王。與爲魯王。以興嗣仲。二王乃始封也。熊氏一則書太原哀王章嗣。夫嗣者。嗣王也。史不載先封縝爲太原王。何嗣之有。於興則書曰紹封。考建武十五年。方追謚縝爲齊武王。仲爲魯哀王。皆依其子之封也。而熊氏之所謂嗣與紹者。非其率意妄造者乎。又魯王興後。徙封北海。子孫訖於漢末不改。若依前書之例。雖有始封。而以後之定名爲準。則此當大書北海靖王興冠首。庶乎得之。異姓如壽張敬侯樊重。非始封。亦不當冠首。以於實事皆不合故也。更甚有謬者。異姓諸侯表中。有桃鄉侯福。當塗鄉侯亢。熊氏旣皆明注云。以任城王安母弟封。而又係其下云。姓闕文。夫任城王安者。東平憲王蒼之孫也。福與亢。亦憲王孫行也。而乃不知其姓。置之於異姓表中。使後人舉而正之。則吾輩亦當與

熊氏分過矣。又有安衆侯劉宣。卽安衆侯劉崇之從弟。襲封爲侯者。又慎靖侯劉隆。本傳明云。南陽宗室。而熊氏竝置之異姓。其用意不可曉也。盧芳於建武十六年封代王。以其稱武帝曾孫。則不能不載之於同姓。但於注中明著其詐。亦自不沒其實。不宜徑削之也。他如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皆光武時封。見寒朗傳。而熊氏竝遺之。若按章懷注所引。及水經注。唐宰相世系表。亦尙有可補者。至其世系相承。位置殊舛。如魯哀王之曾孫一行。凡敬王睦之子如威。如毅。皆綴於其叔父之下。此類更不可枚舉。若一切因循。不但爲無用之書。反慮其足以惑亂視聽。質之鮑君。其意亦欲仍舊。而附駁正於其左。如集解。索隱注。史記之例。旣完然爲熊氏之書。而又不以其誤誤後人。洵兩得也。但如同姓人異姓之類。不識可改歸否。閣下尙有以明教之。

答汪容甫中書丙申

九月八日。文昭白。容甫足下。今世可與道古者極尠。足下年方壯盛。而專精古義。此已能不囿於流俗矣。惜相隔百里而遙。不能朝夕見。以策我之頽。意常缺然。承示儀禮逸注一條。并以所錄孟子章指全本見寄。使得補足。以成完書。誠大快也。在辛巳歲。從吳友朱君文游處。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趙注孟子校本。獨末卷缺章指。於意終未慊也。今相距十有六年。而始得之。幸目力無大減。尙可一手謄寫。不假他人。晚境之樂。無過此矣。夫子加齊之卿相章。公孫丑問伯夷伊尹何如。案注但云丑曰伯夷之行何如。下又云。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似正文不當有伊尹二字。上舉諸賢以爲問。以其同出聖人之

門固無嫌竝舉也。若伊尹之與伯夷，則有辨矣。如復雜然竝舉以爲問，不漫浪乎。其爲後人所增入明矣。其他如西子章注，惡人醜類者也。趙氏必本是醜類，以形近而譌爲類也。滕更之在門也，章注宜答見禮。定當是宜見答禮，而倒其文耳。此皆斧季本所未校出者。足下之本，尙有遺漏一二處，則以墨筆識其旁。斧季過信宋本，於其字之沿俗體者，亦復規規然從之。此誠可不必也。足下之見踴矣。孟子全册，今先奉還。其儀禮尙欲細看一過，再寄上。聞近著小學一本古訓補蒼之亡，作雅之翼，拭目以期蚤覩也。

答沈南雷世煒禮部書 丙申

歲前接手書，并錢鶴雲觀察書，皆索僕所校。查初白先生蘇詩補注，云香雨太守欲會合王施兩家，共成一書。此正人人意中所共欲其如是者，不可不愆惡成之。弟前主北平黃崑圃先生家，見有此書底本，實勝今所梓者。如昔賢名甚著者，大率舉其官封邑里，或字或號，而不直斥其名。如杜稱少陵，韓稱昌黎之類是也。今本乃一一名之矣。此在館閣奉命編纂，例當畫一。若私家所著，政不當爾。又其校對疎略，譌脫甚多。而本所援引，亦閒有誤者。不揆荒陋，輒爲通部校正。其義可兩通，自當從長。鄙說列在簡端，可具校也。然掃塵之喻，深歷而知其信然。今因索觀，復稍稍檢點，遺漏尙多。安敢卽自信爲善本。向於施注，不過涉獵而已。今觀其中所引，亦有甚失本文之指者。恐此書亦大須商榷。若壬注則向未曾儲。昔人訾警已多，但當精擇其善者耳。噫，自著一書固難，卽會通良亦不易。僕嘗欲取史記三家注而加整理之，使同異不相淆，蹉跎至今，竟不能就。今聞初白翁賢後人有此舉，喜而躍躍欲觀其成。僕雖恐以疎駁貽嗤，何敢

斬而不出。但此閒別無副本。兼朝夕更欲檢尋。今寄在舍弟處。令親可令一人就鈔之。不至稽遲。是所望也。

答朱秀才理齋籍書已亥

讀來書。陳義甚高。夫雜學不如經學。而窮經之道。又在於研理。理何以明。要在身體而力行之。時時省察。處處體驗。卽米鹽之瑣。寢席之褻。何在非道。卽何在非學。正不待沾沾於講說論議之爲功也。姚江勞餘山先生。性行誠篤。所學一本程朱。布衣無尺寸之勢。而鄉人望而生敬。薰其德以勉爲善長者。比比也。先師桑弢甫先生。少年豪邁。不可一世。而獨折節於餘山。以所著示先徵士敬甫府君。府君署其後。自稱私淑弟子。府君弱冠之年。著有勸行篇一通。悼時之易失。而行之不可不自力也。其言剴切深至。當先師設教大梁之日。嘗寓書以倡明理學相期。亦如足下所以命僕者。然愚意則以爲講學之名不可居。而要其實。則惟視吾力之所至。而有以自盡。卽今之課舉業者。亦不可不謂之講學也。以之博一己之富貴。則不可以之求顯揚。謀祿養行義利物。舍舉業何以哉。學固有自源而達流者。亦有自流以溯源者。今讀四子之書。詮四子之理。知吾之管窺隙見。亦未嘗不可以見天。則以知聖賢去人。其閒亦邇。不致驚爲高遠難至。而循循然庶有以相入。若置舉業不講。而號於人曰。吾講學。吾講學。其不譁且笑者幾何也。故與其駭之。莫若馴之。果有同志之士。遺祿利而志道德者。自不必復勸之以舉業。然此固千百中之一二。不可概望之於人人矣。文昭早離父師之側。雖有一知半解。不能闡明勞先生之學。而大發揚之。竊用自愧。今足

下讀其遺文而欣欣然有得焉。則餘山之傳人非足下其誰哉。僕向聞前輩語云。閱人文字。曲爲周旋。此便不是修辭立其誠。此語銘之不敢失。至於親疎貧富。一無異視。此自課童蒙時卽然。所謂視吾力之所至。以自盡者也。昨在西湖書院。見諸生有不衣冠上堂者。嚴訓切之。蓋士習之輕。倪鬻浮久矣。變之非一朝夕事也。足下所印餘山遺書。必擇其人畀之。而後可。若分給諸生。令各償紙墨之費。恐煩言嘖嘖起矣。於人已兩失之。意待吾力稍裕。印數百部散之人閒。以俟聞風興起之士。庶淵源得以不墜。此誠與足下有同契也。欲過面談。因一城遠隔。不能亟前。終當造門奉訪。一慰願見之誠耳。

與理齋書 己亥

大著中君子小人論三篇。窮源徹流。剖析旣明。處置亦甚平允。千古有國者之善鑑也。此爲世閒不可少文字。餘持論多正。然或圭角尙有未融。亦有辨其所不必辨者。若肅宗靈武之事。宋儘已有苛論。然實未嘗審度當日天下之大勢。設坐視宗社之淪喪。而退就匹夫之小節。相從奔竄。能保胡越不起於穀下乎。卽以身殉。亦復難以言孝。故責肅宗以後來之不孝。則誠不能爲之辭。若其前。則天下安危去留之機。閒不容髮。固當以其身繫屬海內之望。鼓舞羣英。共圖恢復之略。使鐘虞不移。玉步無改。而若考得終免播遷之患。言孝之大。孰大於是。昔楚平王執伍奢以召其二子。尙與員尙知往必俱死。令其弟適吳。以圖復讐。若以後儒之見相例。員固當負大不孝之名。而尙縱其弟使逃父之命。亦當并蒙惡聲矣。論事如此。如之何其可乎。彼宋高宗亦是後來失策耳。若其先不正名定位。則并偏隅亦恐不能爲宋有。足下於此宜

再審也。言子一書。纂訂極好。敬叔載寶一事。尙當闕疑。又評罵徐青牧先生。惜陰錄數條。亦極是。謂先生此書。尙在中年。後來進境。恐不止此。此論殊然。前日當道試書院。以可以爲難矣。命題見一二朋友作。頗以難爲不滿之詞。謂其根株未盡。容易萌芽耳。僕曉之曰。論固如是。然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弊。此是從容中道之聖人。卽顏子之克己復禮。聖門亦不見有幾顏子。所以聖人只說先難。只說用力。中庸曰。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勉強自是好。若以仍然乘閒竊發爲慮。則是尙未能不行也。詎使許之以難乎。青牧先生正從勉強入手者。纔有失不肯自諱。如此把捉過去。久之亦自會得純熟。此書尙須選擇。以從精約。而先錄其全文者。欲不沒其實耳。去取之閒。尙欲與足下面商也。曩丁丑分校禮闈。得山左一卷。決其人必正氣。薦後不爲主者許。可將次開榜。猶抱其卷上堂力爭。竟不能得。近數科中。未曾有此事。因此通國傳聞。且謂僕爲之墮淚者。後其人來見。乃昌樂閻君。名循觀。果道學君子也。再進再黜。卽僕亦勸其姑少變文格。以諧俗。而此君矍然正容。以不能對。至丙戌。始見賞於識者。置之高列。得官考功。主事三年。告歸。卒於里中。友人爲刻其困勉齋私記。又僕當日於闈中錄其四書義三篇。今一并呈覽。可知因言考行。古人良不余欺。黃陶菴先生文光明磊落。凜凜有生氣。彼仲昭介生輩。纖碎雕巧。自立不住腳跟。故昔人云。舉業何能壞人。人自壞舉業。至言哉。又切近編者。乃先師桑菴甫與沈椒園先生同輯朱子陸清獻張楊園勞餘山四先生語也。觀此可知先師晚年所詣之平易切實。案上一筆一硯之外。并書珊亦不置。惟默與義理相涵泳。少壯豪氣。詞章宿習。刊除幾於淨盡。文弔無似。不能發揚其道爲媿。又所著夜炳錄。

尙未得見。其中必多見道語。若見之。當爲傳之。庶使外人不僅見先生前半截。便謂如斯也。俟面時罄悉一切。

再答理齋書 己亥

承教皆金石至言。敢不佩服。吾友眉菴。亦嘗以此相規。近年來精力遠不如前。亦思稍減雜學。求息正途矣。遠異錄述正論。以闢異端。足爲吾道干城。然異之待辨者。以其似是而非也。今之習病在無廉恥。不講辭章。不求功利。不歸釋老。而公然無忌憚。而不顧聖賢處此。不知更何以救之。閻懷亭困勉齋記中所云。束脩宜從古訓者。謂約束脩謹。漢人皆如此用。色斯舉矣。節蓋謂翔而集時也。旣集矣。因共而復作。亦時也。但下段亦在色斯舉矣中。而閻君分之。故語驟閱之。覺難曉耳。齋戒不問疾。謂可不問之疾。此語析義頗精。設若至親而有疾。自當廢齋而往問之。大夫之祭。有齊衰大功以上之喪。尙爲之廢。況其在齋限內乎。愚見如此。未知然否。江陰楊文定公。亦南中之學者也。其言行略見於僕所爲傳。今呈教。其著作只易詩兩種。爲門下士所梓。嘗見其以中庸解呈安溪。安溪細細爲之點定。今士大夫有如此暇豫乎。外雜文數首。并附覽。

理齋。君子人也。相與不數年而遽死矣。無後。遺文不知誰爲傳之。哀哉。

與周林汲 永年 太史書 壬寅

文昭再拜。林汲館丈閣下。起居甚適。書言處境之艱。此文昭夙所飽諳者。殆於不堪回想。前見示孔子世

家補一書。因校左氏傳未舉功。久置篋中。今始得一讀。其考訂歲年行事。以正史公之誤。誠有足多者。又所引左傳昭廿五年。萬者二人。謂當作二八。魯自隱公考仲子之宮。始用六羽。其後羣公之廟。必皆用六。佾可知。季氏卿也。舞用四佾。今又取襄廟之四佾而爲八佾。故唯有二八在耳。又引鄭賂晉悼公女樂二八。而悼公分一八以賜魏絳。秦之遺戎王。亦以女樂二八。是知樂無問雅俗。皆以八人爲佾也。此段二人之誤。學者亦多疑之。而未有若此之剖析。明而證據確也。又昭廿九年傳。趙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謂鐵當作鍾。鼓鍾皆量名。一乃齊壹之義。毀其不齊者。更鑄以給焉。又取其餘以爲鑄刑鼎之用也。古人鑄鼎皆以銅。未聞以鐵。杜氏不考古制。乃云鼓爲鼓橐。凡鑄鍾鼎。誰非鼓橐者。何必以是爲文耶。斯言當矣。至若太宰問多能。則據列子家語。斷其爲宋太宰。鄭人謂夫子其類似堯數語。謂假相人而隱其辭以曉子貢。其語頗辨。此書誠當版行。以垂示久遠。不可任其湮沒也。文昭見識淺陋。其中亦尙有疑焉者。論語乃孔門弟子所記。比之他書爲可信。而此書閒有不用者。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置之魯哀二年在陳絕糧。則置哀六年。接輿歌而過孔子。謂歌於孔氏之庭。與之庚。謂當作與之廋。廋與藪同。季孫使冉有問田賦一節亦云然。不知鄭康成注聘禮記云。藪或爲逾。則與庚音正相近。考工記作輶。莊子作輶。其字皆從輿。則安得改從叟。以合於藪之音素口反也。行不由徑。謂徑爲正直之道。以不由徑與非公事作一例。且取證於夫閒有途。途上有徑。與夫列子說符之所言。以爲徑者。譬自東而中行。直達於西也。然獨不思夫祭義樂正子春之所言。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乎。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此亦謂徑非正道也。且

就其所言以徑爲直。以東西爲喻。亦未盡其理。假如欲由東而南。或由東而北。則必方折而後可。惡能取必於徑直哉。漢書載童謠云。邪徑壞良田。易林噬嗑之未濟云。徑邪賊田。行不由徑之徑。指邪徑而言也。非必路之小者也。邪徑必小。而小路未必皆邪。陋巷尙可居。小路如之何其弗可行乎。文選嘗觀乎齊魯燕、晉之郊。田之成隴畝者。亦旣耕且種矣。而人之取捷者。穿田而過。以正道爲回遠而不肯置足。夫是以有壞田賊田之云也。滅明則不由是耳。更謂舊館人之喪。乃顏濁鄒也。南宮敬叔非孔子弟子。此皆不敢信以爲然。其最謬者。乃取莊子漁父之寓言而全載之。何其卑視吾孔子之甚也。今當付彫。亦不必爲之改訂。唯俟讀者之自爲取舍焉耳。此書見示只五册。尙未見夫子曳杖之辰。應尙有一册在閣下所。此閒未移置他處。不宜有遺失。今粗校一過。仍送上。刻成時見賜可也。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

書四

與王懷祖念孫庶常論校正大戴禮記書庚子

讀所校大戴禮記。凡與諸書相出入者。竝折衷之。以求其是。足以破注家望文生義之陋。然舊注之失。誠不當依違。但全棄之。則又有可惜者。若改定正文。而與注絕不相應。亦似未可。不若且仍正文之舊。而作案語繫於下。使知他書之文。固有勝於此之所傳者。觀漢魏以上書。每有一事至四五見。而傳聞互異。讀者皆當用此法以治之。相形而不相掩。斯善矣。此書尙有管見所及。欲請正者。如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傳云。大火者星也。家諱改星中。種黍菽糜時也。竊意經於種黍句絕。菽糜當作菽糜。下所以云。菽糜已在經中。又言之也。其傳之菽糜。當爲衍文。蓋星中可以種黍。見於尙書考靈耀及尙書大傳等書。所言相同。若菽則非五月所種。不可以種黍。菽連讀而去糜字。傳此處於菽糜。蓋無釋也。或云當作初昏。大火者。星也。星中。種黍之時也。下以菽糜二字作經。以記時也。三字作傳。亦可備一說。保傳篇。工誦正諫。正當如詩。正大夫離居之止。蓋大夫之長也。故注於此句下。先釋工誦。卽云。大夫諫之以義。後於瞽史。并釋正諫也。似不必依漢書白虎通。改正諫爲箴諫。及增大夫進諫一句。古人作文。亦知避就之法。未必疊用兩諫字爲句也。又行雖有死。不能相爲。漢書作行有雖死不能相爲。竊意此較漢書爲勝。蓋有死二字是成文。左氏傳有死無二。有死而已。此類

不一。作行雖有死語勢較健。似不當反改從漢書也。曾子事父母篇中有云。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足下疑此語有誤。此不必致疑也。行之者。從之也。從父母之過。如己實爲之。而非出於父母之本意。然所謂引慝也。少閒篇。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此下脫一句。方本補臣恐其足四字。竊所未安。前者已略論之矣。蓋君曰足。則有過於自信之意。而臣之進辭也。當婉。故可以云恐也。若君曰不足。則但謙讓未息而已。其臣之進辭也。當決。施恐字則爲不當。故注於上二句云。未足而君謂足。則臣恐未足。告以不足也。於下二句云。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則臣云足。所謂可不也。一有恐字。一無恐字。注可謂善體語意矣。此愚向所以欲補以臣則云足四字也。然不敢卽入正文。附見之而已。方本專輒改易古字古語。多不可信。注中引詩節南山。但稱節。左氏昭二年。季武子賦節之卒章。已有此例矣。若伏之與服。本可通用。本命篇。婦人伏於人也。卽其證。采地之采。本作菜。音注疏中多有作菜地者。不可謂誤。文王官人篇。醉言悴也。言疑是猶之誤。少閒篇注。言有可同不可同也。不可二字疑誤。倒足下其爲我更審之。旣觀足下所校本。因并求官本觀之。其中復有鄙意所未愜者。以東原之博雅精細。與衆人共事。乃亦不能盡其長邪。曩日曾共校此書。其中是者。亦棄而不錄。何邪。今摘其當更定者數條於左。與足下共商榷之。

夏小正來降燕。乃睇。傳云。百鳥皆曰巢。突穴又謂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案語云。突穴卽燕之所爲。似穴而突出者也。入人或作人入。今從關本文。召案皆曰巢下。本作室。穴也。與之室。何也。蓋經乃睇下。必本有室字。故傳作如是解。今乃從別本作突穴。而所釋者頗失之於鄙俚。大不可解。與之室

作與字爲古與猶許也。不當改作謂。下當作操泥而就家人。句入內也。家人猶今言常人家耳。哀四年左傳。公孫翩逐蔡昭侯而射之。入於家人以卒。漢書中類此者尤多。云入內。正以足與之室之義。若作操泥而就家。語頗不足。旣言家。又言人。參錯複疊。亦不成文理。似不當從關本。竊疑室穴也。亦當本是室內也。與末句正相應。穴致譏。

與內形近

菽糜已在經中。又言之。是何也。時食矩關而記之。案語云。上初昏。大火中。說曰。星家諱中。種黍菽糜時也。謂種黍與菽糜二事。皆以星中爲候。此民事之常。記星中。則二事自見。故云已在經中。又言之。非經重出此文也。矩當爲巨。夏時以菽爲糜。乃時食之大關。文昭案。上文大火中。下本有種黍菽糜四字。或脫去耳。今仍其脫而又曲爲之說。君子之於幽也不言。審經文本無菽糜。而鑿言之。云已在經中。斷無是理。以星中見種黍之候。容可通。以種黍必當在此月也。以星中見菽糜之候。將非此月卽無菽糜者乎。食矩本作食短。關本作閔。是月也。舊穀行盡。新穀未升。農民於此時常苦食短。故以菽爲糜。菽以佐食之不足。非常食也。何大之有。記言啜菽飲水。史言半菽不飽。菽是穀之粗者。故用以爲況耳。小正閔而記之。故辭之重如此。然則上文本有菽糜二字明甚。下限糜角亦再見。若食巨關。從未見他書有引用者。於復舉之意亦不顯。

保傅篇有司齊肅案語云。各本譌作參夙。今據李彪傳改正。文昭案。參乃彘字之譌。今卽作齊。亦無不可。唯夙字斷不可改。肅注云。齊夙。謂三月朝也。夙訓爲早。與朝義合。若齊肅而直訓爲三月朝。不太遠。

乎。

燕度地計衆案語云。度各本譌作支。今從方本。文昭案。度本作支。故注云。支。猶計也。後世尙有度支之官。若正文本是度地。則是常辭。可不加注。卽注亦當以度量爲義。不當轉以計字相比況。蓋計字之義不顯於度字故也。此亦失之。

曾子制言中。無忽忽於賤。案語云。忽忽本譌作勿勿。據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注云。勿勿。猶勉勉。今從方本。文昭案。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悒悒。君子終身守此憚憚。與所舉勿勿。凡三言。此篇言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正與前三言其辭同。其所指則異。前則憂其所當憂。勉其所當勉者。故曰終身守之。若貧賤則在天。不聞則在人。於君子何與。而何所憂焉。而何所勉焉。今獨改勿勿爲忽忽。殊不可通。

曾子天圓篇。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形。

家諱改。

鳳非梧不棲。麟非藪不止。案語云。各本脫此十字。今從永

樂大典本。文昭案。此好事者妄增入也。本文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形。下卽接云。此皆陰陽之際也。注云。龜龍爲陰。風火爲陽。陰陽會也。今以鳳麟梧藪閒其中。其於陰陽之義。何所當乎。此之謬妄。顯然易見。奈何信之。

武王踐阼篇。王齊三日。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案語云。各本作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學記疏云。師尙父亦端冕。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文昭案。唐人所見大戴禮偶脫此一句。遽斷以爲鄭所加。於文

義全不考究。竟似王奉書而入。負屏而立。與下言王下堂南面而立。皆成齟齬。果古本脫去。而鄭增成之。亦當從鄭。況漢人所見本在前。唐人所見本在後。烏知鄭之時必無此一語乎。曩時但以學記正義之說附於後。於本文卻不敢遽刪。不知何以不見從也。

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案語云。各本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今從禮記疏。文昭案。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正所謂逆取而順守也。若創業之君。既能以仁得天下。安有忽反而爲不仁者。如有之。則始之仁也。亦僞耳。可曰以仁得之哉。且未見夫開創不仁之主。可以待至十世者也。不斷之以理。而惟誤書之是信。夫豈可哉。

衛將軍文子篇。終日言不在尤之內。注在尤之外。案語云。此四字各本譌作正文。今從方本。文昭案。立事篇亦有此語。無在尤之外四字。今以爲衍文。可以爲申殷勤亦可。唯以爲注則大不可。鄉學究作此語。以曉童蒙。尙不爾。況作注乎。

勸學篇於越戎貉之子。文昭案。舊本於越竝作于越。荀子作干越。字形相近。前不依荀子而仍作于越者。以漢書貨殖傳云。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于越猶句吳也。皆作于字。若荀子之作干越。莊子淮南亦有之。說者或以爲漢餘汗等地。是于亦音寒。然則各仍其本文可矣。今以春秋有於越入吳。遂改于爲於。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凡舊本作於者。宜書善改爲于。猶此又改舊于字作於。
文王官人篇。志殷而淡。注。殷盛也。淡蓋深也。文昭案。舊本作志殷如澁。注。澁蓋深字。今檢字書無澁字。

或古有之。而字書失載。要爲傳寫已久。故注有此語。抑或校書者所加。後來誤併入注中。今既改正。文作淡字矣。淡與深有古今之分。實則一字。作注者寧此之不知。而猶疑其辭曰淡蓋深也邪。竊以爲當作案語云。淡舊本作淺。注末有淺蓋深也四字。或校書者之辭。斯爲得之。而與如古通用。今並從方本改易矣。他如四代篇。舉然。舉卽皋字。亦見莊列荀子。今誤作舉。朝事篇。不補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二語。亦不加案。皆不可曉。偷墮懈墮。卽是惰字。乃以爲譌。其他脫句。武王踐阼。脫於戶爲銘焉。脫字。公冠立於席北。脫北字。及注中脫誤之處。非本校者之失。固可以共諒也。

與陳立三以綱上舍書 辛丑

去年來京師。聞友朋閒盛道足下之名。卽思得一見論著爲快。時足下方館於圻外。今正始相晤於翁覃溪太史所。歡然如舊相識。會足下行急。文昭亦假裝將往山西。所懷仍未由得遂。別之明日。足下惠然留一文以寵我行。見豹一斑。嘗鼎一臠。縱未卽大快夙願。以視求一見一嘗而不可得者。則固已遠勝矣。求益之云。辭何謙也。文昭少無彊記之功。老而遺忘更甚。卽欲効一得於吾子。何有哉。承示大戴記諸條。凡所證引。俱一一可核不虛。足下之於此書。功良深矣。然區區一隅所見。亦不敢爲足下隱。謹條疏如左。惟爲我審正之。以盡切磋之誼。幸甚。哀公問五義篇。窮爲匹夫而願富。李善注文選引此作不願富。楊慈湖從之。足下遂謂當增不字。文昭竊以爲窮而不願富。此少知自好者優爲之。何必賢人。夫子之所謂賢人。蓋進於士與君子之上者也。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可謂窮矣。而以爲邦問。則知其有志於治。

天下之道。此非願富乎。孔子栖栖皇皇。目營四海。故其言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蓋聖賢當其不遇時。則瞻一身而猶不足。然其具固在我。實足以拯一世而有餘。唐詩人杜子美。亦似微見此意者。故處破茅中。而卽有大庇天下寒士之想。所謂願富似當作如此解。若天以多財爲富。此亦非賢者之所甚惡也。富而得行其所欲爲。如之何不願。孔子嘗謂顏淵。使爾多財。吾爲爾宰。至喪欲速貧。則有爲言之。有道而貧賤。方且以爲恥。故貴而不願富。可言也。卽下所云貴爲諸侯而無財是也。窮爲匹夫而不願富。此正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者。天下安賴若人爲。聖人亦安取若人爲。故愚竊以願富之爲義更精也。夏小正四月莠幽。幽之爲萋是已。莠之爲秀。與王賁莠之莠同。與莠藿葦之例亦合。此無可疑者。足下不引豳風四月莠萋爲確證。而顧遠引廣雅莠萋。戰國策幽莠。以證莠萋是一物。莠不可改作秀。信若此。則於四月之下。但空舉一草名而已。毋乃太不辭乎。盛德篇。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太平御覽所引南上有列字。今據此增之。義自較顯。然卽不增。而南則蠻也。東則夷也。北則狄也。西則戎也。此東西南北。自從明堂生義。與他處本其地以爲稱者。固當有別。至公冠脫文。當以家語博物記增補。夏小正俊風之爲東風。據山海經以駁傳言南風爲非是。五月鳩不辜之時。不字爲衍文。凡此所見皆極是。易本命篇。王懷祖太史亦以淮南參證。與足下所見符同。王太史所校是者極多。而愚意不敢卽據以更改此書者。則以校書之與著書不同。今足下既有意欲自下注。則於正文審擇而從其是可耳。何必拘拘就盧氏之範圍哉。若但校盧注本。惟可於注末略加辨證。而於正文定當一仍盧本之舊。又古書中有本來稱引譌

錯者。正復不少。卽如保傅篇。以齊威王置簡公之前。此或是本文之誤。向疑威王爲威公。猶不過一字之異同耳。若如他書引下句作而潛王以弑。死於廟梁。則迥非盧氏所見之本。殆後人覺其誤而爲之更定。亦不可知。觀其於弑字下又贅以死字。文筆頗似不古。念足下意惓惓不可不爲報。非敢強爲說以求勝。希亮察。不備。

與孔蕙谷 繼澗書庚子

令姪叢伯所梓鄭志極佳。在諸本中。最有條理。且點畫亦致不苟。幾與相臺岳氏所刻諸經相伯仲。今欲奉求一本。務爲我致傾遲之意。古書之流傳者稀矣。全賴好古有力之士。摹印流通。嘉惠後學。若復過於吹毛。令人意怠。非樂與爲善者所可出此。唯是古大儒傳注。亦不能一無可訾。而校書之難。則又如掃落葉。瑜多瑕少。轉不妨略獻所疑。如書中定之方中答問。乃指左傳水昏正而栽兩言。今以毛傳爲緣起。非本意矣。常棣一詩。趙商因魚麗之序而發問。舜葬蒼梧之野。張逸因堯典三危乃西裔而致疑。此必須注乃明。又如七月鳴鵙。但云幽土晚寒亦晚溫。義頗不亮。其問之原委。似亦不可不詳。它本頗有以唐人正義之文。屬入者。此本已多刪。雖然如月令昏火中一段。自如此言中以下。亦是正義之文。又脯非食穀。內則正義所引。唯此一語爲鄭志。餘者皆非也。其沿注疏中譌字俗字。如酒正。轉寫益澄字耳。益誤作盎。喪服。目其家之爲宗者。目誤作自。冷剛之姓。不當作冷。陳鏗之名。不當作鑑。至如梁本從办。今誤從刃。厚字之首。混與原同。此當一併改正。方全美也。又書中疑相覺二字有誤。案相覺卽相校。趙岐注孟子富歲子

第多賴章及中也。養不中章。春秋無義戰章。皆有此語。又宋書天文志云。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皆可證也。白虎自見王會篇。今本但缺黑文二字耳。又昭三十一年左氏傳。服虔云。十一月日在星紀。據下問答。則十一月當是十二月。餘尙有小增減處。不盡詳也。

與丁小雅杰進士論校正方言書 辛丑

方言一書。戴君疏證已詳。愚非敢掩以爲己有也。然疏證之與校正。其詳略體例。微當不同。亦因其中尙有未盡者。欲以愚見增成之。故別鈔一編。今不能卽寄。聊舉一二。乞足下審正之。大凡昔人援引古書。不盡皆如本文。故校正羣籍。自當先從本書相傳舊本爲定。況未有彫板以前。一書而所傳各異者。殆不可以徧舉。今或但據注書家所引之文。便以爲是。疑未可也。如卷一內。延。長也。又云。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施於衆。長謂之永。案延。長也。已見於上。似可不必復出。蓋此自爲下文各見其義。故先竝舉之於上。揆以文法。斷當如是。考之宋本。亦無不同。今或但據李善注稽康養生論。引作延。年。長也。便謂此書作延。永。長也。爲誤。夫善此注。特彙括施於年者。謂之延。意耳。爾雅疏始誤以爲卽方言本文。此不可以稱年小之相比例。夫使云。延年。長也。下卽當云。永。衆。長也。而後可。不然。兩句復沓。於文義殊未安。方言此語。亦祇大判而言。其實通用處正多也。又卷二。秦晉曰。靡。注。靡。細好也。亦因李善注引作靡。靡。遂補一靡字。不知善但順兩賦之成文耳。長門賦。夫靡靡而無制。靈光殿賦。何宏麗之靡靡。今必強此注以從彼。拘矣。且王逸注招魂云。靡。緻也。李善注文賦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皆以一字爲訓。而義正相同。故凡此類。皆不敢從正文。如卷六。

掩、索、取也。或曰狙。狙、伺也。宋本如此不誤。俗本始誤作狙。今因卷十有狙。取也。音相黎。遂移彼以易此。不知狙伺而取。正與掩取義同。又閤。咎、開也。因廣雅咎作苦。遂從之。夫苦之訓開。他書未見。竊疑當是苦字。苦蓋雖皆所以覆屋。而蓋亦可以爲戶扇。見荀子宥坐篇。九蓋皆繼楊倞注。又案說文。蓋、苦也。周禮夏官圉師。茨牆則翦闔。康成注。闔、苦也。然則苦與蓋闔義皆同。而此則訓爲開。夫字固有反覆相訓者。余以爲與其從苦字之無義。不若定從苦字。此因形近致誤耳。又厲、印、爲也。亦從廣雅改印爲印。夫印之訓爲。亦未經見。而印與昂通。激昂。正振作有爲之意。不可因曹憲音爲於信反。遽棄方言而從之也。又卷十詠。不知也。諫音癡。眩戴本改作諫。引玉篇。諫、不知也。丑脂。丑利二切。諫同上。又力代切。誤也。戴謂以六書諧聲考之。諫從言。黍聲。可入脂至二韻。諫從言來聲。應入代韻。不得入脂至韻。作諫非也。竊以爲不然。姑無論古讀來爲梨。常與思。協卽與癡同一部。如素問云。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又漢柏梁臺詩。武帝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云。騶駟馬從梁來。又廣韻從來之字。如釐、庾、倅。皆與釐同紐。竝在之部。今必謂從來得聲者。應入代韻。其可乎。卷十一蠅。東齊謂之芊。俗本芊誤作芊。案蠅似黽。其聲蓋與閔相近。楚姓之芊。其聲亦相近。故注以此類皆不宜別立名是也。今若作牛芊之芊。雖與蠅亦一聲之轉。而究不若蠅芊之轉之尤切。況蠅、微蟲也。芊、家畜也。皆有定名矣。而云蠅亦可呼芊。芊亦可呼蠅。不亂名乎。而反譏郭氏何也。卷十二媼、媼、媼也。舊本媼作媼。乃俗僂字。舊音薄丹反。注云。媼、健狡也。雖與今之媼。漫義不相近。而其音正同。顧乃改媼作媼。讀爲媼。有何據乎。又蒔、殖、立也。以殖爲誤。云當從曹毅之

本作植。案周語云。以殖義方。韋昭云。殖立也。與此訓正合。卽左氏襄卅年傳。鄭輿人之誦。殖與嗣協。釋文。殖是吏反。與蒔聲亦相近。何必植之爲是。而殖之爲非乎。至注中之字。如卷三軫。戾也。注相了戾也。案軫與縝同。了有樛曲之義。作了戾方切。縝字義。考酉陽雜俎云。野牛高丈餘。其頭似鹿。其角了戾。長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正與考工記老牛之角。縝而昔義合。又導引經云。叉手項上。左右自了戾。不息復三。又字亦作繚戾。劉向九歎云。繚戾宛轉。阻相薄兮。詩魏風葛屨毛傳云。糾糾猶繚繚。朱子卽以繚戾釋之。於古義有合也。今又因李善文選注之誤字。而改作乖戾。則與正文戾也之義殊遠。并注中一相字亦贖矣。楊保注。荷子修身篇云。擊戾猶了戾也。宋本世諱堂本俱作了戾。不誤。元時本誤了爲子。今俗閒本亦改爲乖戾矣。卷九。矛骹細如鴈脰者。謂之鶴郤。注。今江東呼爲鈴。

釘。案說文。鈴字下云。令丁也。方言。俗本皆作鈴釘。尙仍其誤。卷十一。姑蜃謂之強蚌。注。建平人呼芋子。芋卽蚌也。足下謂強蚌當讀強芋。良是。乃俗閒本竝誤作芋。卽姓也。爾雅疏。又因誤本而改作芋。楚姓也。唯陳隅園方言類聚本。作芋卽蚌也。且明其說云。今吳會閒通呼爲芋子。作卽姓者。誤。是皆當改正也。卷十三。姚、媯、好也。注。謂蚌悅也。正與卷一好或曰蚌。注。言蚌容也合。俗本誤作謂蚌悅也。夫蚌變婦人汚也。其誤甚顯。不當猶仍之。又憚、怛、惡也。注。怛、懷、亦惡難也。俗本懷竝誤懷。案卷七。僧、懷、憚也。陳曰。懷。今據以改正。至於舊來之音。有出郭氏者。亦有後人附益者。其所音閒與今世所讀不同。如謾之有莫錢反。凡兩見。豈可刪乎。抱媯耦也。卷二俗誤作抱媯。音追萬反。一作媯。又於耦也。注下有音赴二字。戴本乃移音赴於抱字下。案抱一作菀。同音暴。後云房報反。江東呼菹。乃音央富反。則抱字本不音赴。媯字宋本作媯。從女。

兔聲。廣韻與赴同一紐。乃玉篇音爲孚萬切。產媿也。又出媿字。云同上。案產免俗始加女作媿。與媿媿之字混。玉篇於媿字音無遠亡辯。二切若從免。則與孚萬之音迥異。只當音媿下爲得之。故今少有更易。又案正文耦也。與抱媿義不近。疑有錯簡。或是敵耦也。故注云耦亦匹。互見其義耳。抱媿下或有孚也字。孚亦音赴。故臆測如是。然無左證。未敢卽以爲然也。又獨有圭音。詩吉蠲爲饎。三家詩作吉圭爲饎是也。舊本音涓下。誤作又一圭反。乃又一音圭之譌耳。見卷三又蟒。南楚之外謂之蠖。蟒下宋本蠖音近詐。亦呼蛻。蛻卷十一。玉篇蛻蛻。蠖蟒蟲也。正相合。俗本方言誤作蛻蛻。此必當改正。又下春黍謂之蠖。注江東呼蛻。蛻舊本皆不誤。廣韻蛻字下云蛻蛻蟲。蛻字下亦同。今必據詩釋文而改爲蛻。蛻似可不必。卷十又竊疑上蟒一條。竝不指食苗之蟲。郭注云蟒卽蝗也。蓋卽依爾雅蟒王蛇生義。故於蠖蟒下云亦呼蛻。蛻加一亦字。亦春黍之呼蛻也。於或謂之臚。音滕而不音特。意亦可見。但於宋魏之閒謂之蛻。尙未有左證。然舊亦音貸不音特。蛇之文固有如玳瑁者。當因此名之耳。此須足下爲更審正之。又杼。瘵解也。卷十舊本杼音杼井。誤也。宋本作杼溲。考之廣韻。杼溲水。俗作杼。則溲乃溲之誤字。若杼井義甚僻。詩大雅生民篇毛傳云揄杼也。胡不引此爲音。故知亦必非杼井也。至正文之義。亦尙有可通者。如卷十三魏能也。案周書諡法解。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此非魏訓爲能之證乎。又懼病也。案凡人性怯者多苦畏。非懼卽病之訓乎。且懼又可轉爲懼。亦病容也。又擯。墮壞也。案太元經度之次三。小度差差。大擯之階。測曰小度之差。大度傾也。范望注云。事之勳。擯故傾危也。此非擯訓爲壞之證乎。但彼擯字从木。字書所無。定

傳寫誤耳。又賦臧也。臧當作古藏字。訓賦斂。所以爲收藏也。至於字畫。亦有不可盡依說文者。如娥孀。一卷說文羸从女。羸省聲。遂據以改孀作羸。案羸乃力爲切。音不近。或當是羸省。說文於羸字云。從貝。羸聲。羸字下云。或曰獸名。象形。闕。郎果切。郎果之音。本不出於許氏。羸音訓本有闕。或元有盈音。未可知也。故與其作孀。不若徑從說文作羸爲猶愈矣。又錫謂之餽。餽卷十說文止有錫字。从食。易聲。徐盈切。遂從之。案劉熙釋名。錫。洋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此諧聲爲釋。不更出从易之錫字。廣雅本亦然。陸德明音周禮小師注云。錫。辭盈反。李音唐。是一字有兩讀。今謂辭盈反者。當从易。音唐者。當从易。於古未有聞也。又如饜字。不當改爲饜。古字少。一字可兩三用。漢書律志。地理志。遷字亦省作饜。可證也。冢字。不當改作寂。齶字。不當改作齶。漢人作隸。已不能如篆法之嚴。此等字。縱出自魏晉以下。然相傳已久。在今日。不猶有古意乎。至郭注引書。微與本文不同。亦不可改也。如引外傳。余病殍矣。本書殍作喙。引漢書。初陵之墟。本書墟作撫。此皆不改。獨引左傳。餽予口於四方。則改予從本書作其字。此或郭公偶爾誤記。或因與昭七年傳。餽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文。相涉致誤。此類古人多所不免。正不必爲之彌縫也。余又疑正文卷一。碩。沈巨。濯。訐。敦。夏。于。大也。齊宋之閒。曰巨。碩。下便當接以陳鄭之閒。曰敦。至於通語也。止。中間凡物盛多。謂之寇。四十九字。當別是一條。足下細審之。以爲然否。戴君通人。在日文昭敬之愛之情。好甚摯。今此書若無戴君理之於前。使文昭專其事。紕繆當益多。決不止於此區區數條而已。今戴君已沒。寧忍爲之吹毛索瘢乎。然念古書流傳既久。其考訂必非一人精力所能盡。戴書之善者。已盡取之而著之矣。安知他人

所見。不又有出於文昭所見之外者乎。願足下先爲吾斷其是非焉。如有新得。乞卽錄示。是望。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一

書五

答孔漢谷書 壬寅

日望足下惠音。久不見到。固知中間必有阻滯。今八月杪。始領手教。及佳刻各種。如餒人之得食。喜極不可言喻。鄭氏詩譜。及張邱建算經。僕有校出兩紙。今寄上。戴君方言疏證。卽校於其書上。又去年曾與丁小正書論及此。亦附請教。惠定字。沈杲堂二家合校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云據宋元鈔本校於項氏所梓本上。改正字畫極細。惠氏無說。沈氏僅有一兩條。今皆依樣錄於尊刻本上寄轉。其所據鈔本。避宋欽宗桓字嫌諱。如欖才丸反。作昨官反。實下注。毋公丸反。作公歡反。完音丸。作乎官反。獮他丸反。作他官反。觀此。足明所據猶是北宋以來相傳之舊本。而非臆撰可知已。然宋人旣以避諱之故。不難改易本文。則安知其中不有以意爲增損者。如壘壠下注云二音隴。方言曰冢界埤壠。案其文殊不似。此當云二同。不當云二音隴。其下所引。無論刪節不明。及埤字作埤之誤。卽其舍周禮禮記而取方言。已開明人王堯惠舍經而泛引他書之謬之先矣。馬氏所梓。亦似據鈔宋本。不全據石經。故石經闕處。馬本補之。計其字數。間有不能盡合。要石經之脫誤處。正復不免。今當擇其善者而從之可耳。石經之字。不盡依說文。張氏唐氏之書。唯石經是從。故校者不當以說文繩之。且張參於小學。殊不精。故於本本。陝陝。汜汜等字。其說多混。

至足下所譏及久二字之互譌。尙爲筆畫微誤。可以歸咎於轉寫之失。以其下義訓及所從之字。固未有誤也。馬氏本幸部有脫行。項氏本木部有錯簡。此特小疵耳。其點黜太半依石經。絕不艸艸。今足下校正此書。於馬本所補。亦不肯輕徇。寧闕所疑。慎之至矣。然繡梓時一以委之剗。則氏彼俗工。但知世俗所行之宋體字耳。於廿廿日弓多舟月。日月之辨。皆不能審。古意寢微。而於唐時避諱之闕筆。僅有一二留者。至偏旁則皆寫全矣。若明人所補之謬。挾欺塞責。彼於世人習熟之經文。可以一檢而得者。尙且以青易素。以鹿爲馬。憑臆妄竄。但求闕處有字。便可適觀。其於此二書。益復何所顧忌。今足下固已灼見其謬。不以滓穢本書。別爲五經文字疑。九經字樣疑一卷。舉其說一一從而辨之。其於馬本所補。亦致疑焉。愚謂王所補直不足置辨。若馬所補。可信者多。卽有一二字數不合。如石經本以十字爲行。亦有縮而爲九。溢而爲十一者。政不可執此亦疑其鑿空妄造也。石經所注重文。或脫或誤。足下旣補之正之矣。唯危部下。石經注云。壹字重文。足下以無重文而刪之。愚竊疑詭字下。當有危字。如春秋書晉侯詭諸卒。公穀作詭。左氏作危。所謂重文。或指此。但危部凡陸字。增此。則多一字。或因脫去危字。遂只就現在之字計之耳。此雖不敢卽以爲然。要亦可備一說。然則此四字。石經所元有者。毋寧不刪爲是。

與鮑以文書 壬寅

熊氏後漢書年表。今已錄出清本。可以授梓人矣。所以遲至今日者。實以此書紕繆極多。若徒校訂一二傳寫之譌。未便卽稱善本。仍然留後人指摘。何益。前與錢宮詹書中。已略道一二。今書中凡改正增刪之

繁稱侈說也。楚金所解，大致微傷於冗，而且隨文變易，初無一定之說，牽強證引，不難改竄經典舊文以從之。如榆與楡不同也，而兩引周禮榆材，一則從手，一則改從木，釋與釋亦有別也。釋本訓漬米，而此復贅云猶散也，引釋旅爲釋旅，以爲從米之證。若檣櫓兩字，皆引易之擊柝，不引周官之聚櫓，此固未爲甚失也。旨字下改內則調以滑甘爲滑旨，翦字改國語戎車待游車之窾以窾爲翦，移字下則引詩好人移移，案王伯厚詩考所載異文，止有作媿媿或媿媿者，今之從衣，果何所本乎。曆字下則引晉書郭曆案，晉止有郭曆，見藝術傳，而非曆也。騰字引子虛賦將割輪焯，則云騰借爲樹於騰字下，又引此，復云騰當爲騰，是其說無一定也。說文無幙字，而有箇字，箇卽幙也，乃指櫛爲巾幙之幙，說文有業字，兼有榛字，乃云說文無，而指櫛爲榛栗之榛，皆失於不審。至於徐，則以其得姓所自，而張大其辭，上泝顓頊，以及皋陶，伯益，後封爲徐，徐在東海，東方爲仁方，有君子國，而且盛推偃王之仁，爲諸侯所歸，周穆王自西荒逃歸，王不忍鬪，以太王之義而去之，使周穆不失國，偃王之力也。又云徐者，舒緩之名也，後雖爲武，未嘗無君子之風。徐宜立盆子，是也。又於釋字下引徐孺子爲證，案此書本爲說文而作，而乃侈陳家乘，可謂得著書之體乎。又其引書多不契勘，如引揚雄甘泉賦，日月纒經於挾板，改振爲宸，注宸字下。張衡西京賦，突荆藩，本作棘。左思吳都賦，眇矐無數，此三賦皆以爲班固之西都，甚且人人所誦習者，而亦舛互相仍，以檀弓仲尼之守狗，及其言尙罔然，如不出諸其口，皆以爲論語，尙書緜陘洪水，則以爲詩，左傳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則以爲書，論語莫齒舟，則以爲胥，左傳齊侯余姑掬擻，則以爲楚王，又稱巫馬期行不由徑，陳仲子捆屨而

食。且引詩云。匪面命之。言示之事。匪口誨之。言提其耳。此等乍讀之。未有不疑其有所本者。而實皆憑臆空造。毫無左證。深足以疑誤後生。許叔重在當時。四家之詩具在。書有古文。今文。各家師授。又各不同。故其稱引。時與今所傳不合。此豈後代人所可放效也。其分疏音義。亦有可疑者。賈字許氏云。兩聲。則當以價爲本音。乃不引聘禮之賈人及納賈待賈。而專引公戶反之賈區服賈。卽云增成其義。寧不當少有區分也。又賑字本訓殷富。乃惑於後人振贍振濟之亦作賑。而遂以振起解之。賑字中從囟。囟與肉皆有聰音。而乃謂囟當爲凶。乃得聲。獵秋田也。本見犬部。乃於示部增一禱字。亦訓秋畋。且爲之說云。獵者所以爲宗廟之事也。夫一歲三田。惟君用鮮。何時不爲乾豆之用。而獨於秋云爾乎。考鼎臣本。則禱與禱。祧祧。皆爲新附之字。今皆收入許氏本部中。而又增一禱字。訓爲祝也。不知言部中自有詛字。許氏訓爲訓。訓卽祝耳。何必又贅一禱字乎。又火部中出一炙字。鼎臣本所無。此蓋炙與灸之譌文耳。而曾莫之辨也。許氏本書各部中。元有彼此複見之字。若此草部中。苗字凡兩見。則未之有也。至其所引經史。亦多失其本意。如賈字下。引史記張釋之以賈爲郎。而爲之說云。卽今州縣吏以身應役是也。賈錢卽今庸直也。此說謬甚。夫漢時之以賈爲郎。猶近世職財貨者之舉身家殷實耳。景帝後二年詔書。舊賈算十以上。乃得官。今令訾算四得官。訾與賈同。楚金於此。殊憤憤也。又衮字下。許氏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去聲從衣。公聲。楚金上鄉作上卿。初疑是轉寫之誤。及讀其說云。春秋傳。諸侯死於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謂以上公禮也。然則慎所謂上卿。卽用周刻本誤公禮也。據此云云。則非鈔胥之過矣。此於

文理若何可通。部敍一卷。如易序卦之體。亦多有難通而強爲之說者。鼎臣本采用錯說。俱極純粹。或彼有而此反遺之。其中脫漏之字甚多。并部首亦有脫去者。閒以鼎臣本攙補一二。而不明著其所補。其第二十五卷。則全用鼎臣本矣。至若兩部而并爲一部。有重文而反無正字。亦與夾鼎與困注皆互易。脫去黠字注。而以黔字注注其下。若此者頗多。許氏一部中字。亦皆以類相從。此則或前或後。參錯不齊。并慎元注亦有漏略不全者。則此書之紛亂難理。世無善本久矣。容有爲後人所竄易殺亂者。不可全歸咎於楚金也。初閱此書。以爲不過字畫閒小小譌錯。欲并爲足下校出一本。以答厚意。今旣不可勝摘。則非僕之力所能任矣。淺陋之見。不敢自隱。冀足下恕我之狂也。

後來聞通人之語云。鼎臣於許氏本文有難曉處。往往私自改易。而楚金本獨否。故是書終不可得而廢也。此言良是。善讀者必能別擇之。丙午長至月望前一日。文韶記。

答秦西巖問母在爲妻杖否書 丙午

日前承詢母在爲妻制服。俗閒有杖者。有不杖者。并有因生母在不制杖者。其是非安在。文韶案古今禮文。夫爲妻未有不杖者也。父在不杖者。唯嫡長子而已。儀禮喪服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條下。其一曰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又不杖麻屨者。條下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傳云。父在則爲妻不杖。疏云。父爲適子之婦爲喪主。故適子不敢伸而杖也。禮記喪服小記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正義云。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以此觀之。古禮衆子爲妻。雖父在亦杖矣。乃禮記雜記

曰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云。此謂適子爲妻也。父歿母在。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范宣子云。在。有二義。一是生時。二是在側。謂在母之側。爲妻。不杖。此說雖亦有疑之者。然竊以父在。庶子爲妻。杖之。文。推之。豈有父歿母在。而爲嫡子者。已無避喪主之嫌。爲衆子者。又本皆有得杖之理。乃於此反羣。然去杖者乎。又考之通典。其載古今喪服之制。爲妻一條。在齊。緘杖周下。而不杖。周則無文。其開元禮亦同。又考之司馬溫公書儀。以至明史禮志。亦無不盡同。竝不著父母在否之異。則自當以儀禮所言爲斷。然如古者七十則老。而傳傳者。傳重也。則於父母之喪。尙或不盡如禮。唯衰麻在身而已。而謂其尙主適子之婦之喪乎。竊意此時父雖在不爲喪主。適子亦自可以杖卽位。此則古人所未言及。文弼竊以意度之。而謂其必如此也。蓋婦人天夫。故移父之斬於其夫。夫之於妻。義亦不可薄。上以承宗廟。下以緜嗣續。故以爲母之服服之。不爲過厚。豈與夫旁期者可相爲比例哉。雖然。上所陳者。正禮也。而事或不可通於今。如世俗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繼母在。則不敢遽稱哀子。以訃告於人。而必標明其上云。奉繼母命稱哀。否則繼母之黨。必有起而成釁者。此亦豈古來如此分別乎。然而不可違也。今父歿母在。或生母在。如妻死。訃於人。而書杖期夫。吾知必有挾其短長。而責其忘母爲不孝者。則莫若遵乎杖之實。將至母側。則去之。而訃詞則不書杖字。此旣不背古。又不違今。則庶乎兩得之道也。禮應杖者。亦有去杖之時。如父之喪。以杖卽位者。適子爲後者也。庶子則不以杖卽位。則與喪妻而至母側。去杖事正相同。況有范氏之說。可據乎。前答足下書中。因涉他事。遂爾漏略。今輒舉所聞。而并附愚見如右。惟足下裁之。

答袁簡齋書乙巳

承問宋人集中有婦人無主議。此不知何人所作。考之於禮。婦人之有主明甚。喪服小記云。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云。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又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據記所言。微獨嫡妻有主。繼妻亦有主。妾之有子者。亦皆有主。有主而後可以祔廟。安得謂婦人無主也。又案穀梁文二年作僖公主。疏云。糜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墜。培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是以漢世帝后皆有主。非創也。漢舊儀云。皇后主長七尺。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蓋本周制而爲之可知矣。然則婦人無主之說。空撰無實。不足信也。

與謝金圃學使書

日來爲足下校荀子付梓。至王霸篇有云。箸之言語。箸字从竹。宋本實然。來教當作箸字。說文艸部無著。蓋偶脫耳。字林因之。玉篇箸字注云。味莖著。似但指爲艸卉之屬。廣韻則釋爲明也。處也。立也。補也。成也。定也。陟慮。張略。長略。三切。則既有明著之文矣。徒以其下箸字注同著。此又廣韻之誤。說文箸訓飯歛。五經四子書中。無有以箸爲著者。唯國語日恪位箸从竹。蓋亦刻本之誤。今定當从艸作著。文彙案。作著則人人易曉。向來拙刻數種書內。著字亦竝不作箸。凡以舊本相傳。苟非譌繆大無理之甚者。固未嘗輒以

說文易之。若舊本有合於說文。自不當反弃之。而用世俗之字。如箸字。說文所無。而古書之以箸作著字。義用者。不第如足下所舉之周語爲然。列子仲尼篇云。形物其箸。此則著明之義。當讀中恕切。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此則傳箸之義。當讀張略切。若位箸。則陟慮切也。六朝人所撰世說新語。尙有箸無著。如超超乎箸。世人罔不知之。更爲明證。此蒙之所以從宋本而不疑也。蓋說文音訓甚略。所賴有假借一門以通其窮。若一字必止一義。則何以周用。如校訓云木囚。而亦通於計校。比較。不必信佩觿之說。而別立一校字也。柰訓爲果名。而亦通於柰何。無柰。不必信同文舉要。甕牖閒評。而又增一柰字也。他如此類正多。豈可執一字定爲一解乎。考說文木部有櫜字。石部有磻字。皆云箸聲。張略切。竝从竹。不从艸。公羊傳有踏階而走。而亦不見於說文。其踟躕則作躕。無有从著聲者。以爲偶脫。何以他部竝遺之邪。說文箸只有陟慮。遲倨二切。而他部之以箸爲聲者。乃有張略切。夫知陟慮。遲倨之不足以盡箸之聲。則亦知飯歛之不足以盡箸之義矣。自有隸楷以來。竹艸木手。往往混用無別。此箸之所以有从艸者。後人又不細考。而以爲二字之用有異。於是箸專爲椈。而飯歛之外。舉皆不可借用。若先秦以上古書。其作箸字必多。當不僅國語。國策。列子。荀子。數書爲然。後人以所習見。從而改之。今幸而尙留此數字。吾願足下之勿改易也。足下深於六書之學。精研細討。欲自成一書。而猶多方購求昔人之成書。以資別擇。文詔是以將近所鈔唐沙門辛應一切經音義。送閱其中所引小學諸書。多有近世所不得見者。卽所引說文。亦間或勝於近世版行之本。在彼則自爲彼教用。而在我亦得取以爲吾教用。語曰。禮失而求諸野。孟子大賢乃

亦引陽虎之言。豈以是損賢哉。足下衛道之嚴。疑僕莫年頽唐。而有弃儒從釋之意。不憚大聲疾呼。以相振擿。此誠良友見愛之意。不知僕素性與禪門絕不相近。今取其書之資小學者耳。他何知焉。正歲年者。不非一行。審波磔者。不遺智永三十六字母。固從西域而來。舉世無有欲毀弃之者。何獨於此書。遂視若毒蟲猛獸而亟遠之也。昌黎與大顛往來。斷不至如後人僞作三書之瀾倒。則昌黎之爲昌黎自若也。吾輩亦未嘗不與緇流狎處。豈曰昌黎可。吾則不可。而惴惴懼爲其所染哉。深荷見愛之意。然區區本懷。亦不可以不白。冀足下之亮我也。

與弟文詔書

愚碌碌在外。不能事二人。以與吾弟相聚。前以弟年尚幼。故未嘗有書與吾弟。今弟已十有五矣。離幼志而卽成人。在此時也。吾弟兄只二人。比聞吾弟年來多病。殊爲憂念。今年已長。當能自爲調攝。念吾房恆不利於長子。其成立者。每在於次。今吾年三十三。尙無子嗣。雖竊祿於朝。曾不能備吾父母一夕之膳。深疚隱痛。難以言喻。又近時頗覺志氣頽靡。不能自振。鬚髮早已有數莖白者。承先啓後之事。茫無端緒。且慙且懼。吾少時性情直戇。不耐委曲。又讀書不多。益友亦少。至今不能研求義理之精微。補我之闕。繩我之非。誠不能無望於吾弟。吾意中所欲言者。亦不可不爲弟盡也。吾高曾以上。世有隱德。年代久遠。雖無從詳悉其行事。然觀其所以命字者。不取美稱。而顧以庸以呆自號。則其行蓋可想而知矣。昔者吾高祖行之第六房無子。其妾懼或利其訾財而求爲嗣也。乃詐取他人子。子之。後吾宗人知之。相率爲文以告

於祖。明其爲異姓也。不許與吾宗齒。懼瀆姓也。然聽其妾子之。而不更爲立後。示皆不利其所有也。處置如此。可不謂仁至而義盡乎。吾祖少卽喪。吾曾祖家徒壁立。不忍見寡母之勞瘁。獨身走四方。辛勤節嗇。盡贖歸祖遺之產。無所師授。而能自力於學。精於歌詩。所交皆當世知名之士。書得鍾王楷法。曩家中尙藏有習字紙一大篋。朱墨重迭。大小交互。其勤學如此。吾少時無知識。以爲廢紙無用而焚之。使吾弟不及見。大恨事也。吾祖嘗從人借銀若干。其人之出也微。執禮於吾祖甚恭。後復折券棄負。吾祖旣貧不能償。感其意。署券尾以示子孫。今其人之後。亦登甲科而爲縣令矣。吾雖不與其人深交。然未嘗於人前言其所出也。欒郤胥原。降在阜隸。白屋之後。多出公卿。天下事寧有常哉。況有德於吾祖者哉。吾鄉一輕薄子在京。曾以此事見質。吾謝不知。此語若出自我家。無論非忠厚之道。亦甚違吾祖之意也。父親續學。工文。屢困場屋。然世閒得一仕人。易得一通人。難。彼徒富貴者。其奚足羨也。吾生時正值家中匱乏之際。四五歲時。祖父母親撫養之。稍長。於猥賤之事。無所不爲。嘗糴得官米。吾晚從學堂歸。恆自舂也。薪有數等。唯莊柴易斯。若松柴刀柴難斯。吾爲之故知也。晨起。溫宿粥一甌。食之進學堂。歸家午飯。或值未炊。卽爲佐炊。夏閒。則日昃又歸家飯。乞糕鋪湯一盂。取餘飯和之以食。物有定價者。常至市買之。此皆吾所甘爲。獨意有所甚苦者二。緩債與取租而已。蓋吾素不工於語言。故唯此二事爲難能也。父親處館於外。不能自教子。吾時讀書。不知門徑所從入。好鈔書。亦非世閒希見之本。徒費日力於此。而不知務乎其所當務也。吾將來雖得富貴。亦必念夙昔艱難。不敢稍自佚樂。況不能養吾父母。而吾願忍持梁而刺肥乎。曳絲

而履縞乎。辛酉來京師。行裝蕭然。短褐不完。書籍亦不能攜。初時借金氏書以讀。此時金氏兄弟外任者。分攜書卷以出。遂無處可借。又無錢以買書。及今熟讀強記。亦恐不能堅牢。況并此無之耶。吾弟當知得書之難。則家中所有零篇斷簡。皆當寶之。此皆吾祖手所置者。好學人不必整齊書方始可看可讀也。吾舊時妄自期許。若得志必先賙卹宗黨之窮者。今卽二親尙不能盡菽水之養。又何能及他人。又何能辦他事。諺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吾之在此。豈遂爲北平始遷之祖乎。要必歸于杭州矣。吾弟不日卽有家室之事。住屋本少。又棄其半。何以相容。棄之甚易。復之甚難。今日欲如吾祖之贖歸祖產。豈易言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又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二言者。吾弟奚志哉。吾宗衰微已甚。并黃口兒計之。亦不過三十餘人。其中年而無子嗣。及貧不能娶者。又往往而是。吾力雖不足以振之。而愛護之。唯恐其有傷。固情之不能自己焉也。人安得盡大聖大賢。孟子謂不中不才。亦宜養之。而不宜棄之也。人至清則無徒。假如吾家有慶弔大事。宗族親黨。咸懷嫌怨。至者殊寥廖。其何以備禮而達情乎。自天子以下。皆當合歡心以祀其先。寧云愚不肖者。其歡心可不必得也。則敬宗收族之義。乃吾所重望於吾弟者也。人不可不自立。祖父之賢。不可恃也。所謂甘棠猶愛之。況其子者。固由德之入人者深。亦當由子弟之不肖未甚。或其時世風猶厚。故不忍於違背也。吾家宇安族之正人。予舊亦受其飲食教誨之德。族子弟有干犯者。非不能告官懲治也。而不爲。但擯斥之而已。卒亦未嘗不復之也。今宇安死未幾。而其子不肖。人亦何暇念其父哉。天下好者難見。而醜者易見。亦其勢然也。可無懼乎。蘇洵作族譜引。言其族之俗。昔美而今不

美也。然未嘗斥言其人。則言者無傷於忠厚。而見者足以爲鑑戒。至於死者之失。既不可以追改。而吾明言其人。直書其事。獨不慮傷孝子慈孫之意耶。吾弟異日戒之慎之。如近日互爭墳地一事。可以見今昔之異矣。睿符公能以其地讓人。然不與欲得其地者。而獨與宇安。則非爲勢屈可知也。今一則不能保其父之所有。而轉售。一則必欲奪其父之所予以自利。其將謂宋之禍。宣公成之乎。可慨也已。吾與弟相隔三千里。會面不知何時。胸中所欲言。猶恨其不能盡也。意緒雖多。總之積德培福爲本。德者何。忠厚是也。前人之可法者多矣。吾所言十之一二而已。然可類推也。吾事多不能常寄信。吾於他人固不若是之煩言也。弟其思吾意。

與梁曜北玉繩書甲辰

世德相承。家聲克紹。吾於老世兄。不勝企羨之至。別幾兩載。展轉於懷。想近日高明光大。更令人不易窺測也。向見示漢書古今人表內有未詳所出者二十三人。今就所知者言之。逢於何事。見晏子。亦見禮記檀弓上季武子成寢正義中。又羊魚卽左氏成十七年傳中之夷羊五也。晉語但稱羊五。今本作陽五。五或可爲吾。吾讀爲魚。如左傳西鉏吾。釋文音魚。又如晉語暇豫之吾吾。漢溝洫志之吾山皆同。故羊五亦聲轉而爲魚也。又司馬篤卽左氏昭廿二年傳之司馬督也。杜注云司馬烏。左氏於昭廿八年兩舉司馬烏。故杜云然。蓋督與篤古亦通用。書微子之命曰篤不忘。左氏傳王命管仲謂督不忘。則表之作篤亦非字誤。昨因見釋史作司馬烏。不考而遽從之。雖篤之與烏實卽一人。然可不必改也。又晉陽罕乃外傳之晉陽

畢也。見晉語卷八。表以晉陽與罕。離而置之。故不易曉。罕之與畢。或以形近致誤。或當各如本書。不能遽定也。又燕子千者。將毋晏子所稱燕之游士。泯子午者。卽其人耶。弟愧少年時見聞甚狹。中年雖喜博覽。而記性便易遺忘。故所能舉者止於是。老世兄近所得必多。幸以告我。僕子身於此。事甚叢猥。然一隙之閒。亦不離卷軸。近讀左氏傳。得嘉善浦氏鏗之正字。日本國山井氏鼎之考文。元和陳氏樹華之考正。三家本皆有可觀。今不勞而坐享其成。覺天之予我。亦太優矣。令親孫侍御向欲借我左傳本。今番乃可信爲善本。歸來當與共快讀也。

答臧生在東籬堂書庚戌

疑經自是近世學者之病。生於論語。謂齊魯不過字句之異。非或有或無。齊論不及魯論也。所言誠是。然門弟子各記所言。其才質不能無高下。其出於有子。曾子之徒者。固皆醇矣。或亦有不盡出於二子之徒者乎。論語記曾子啓手足之言。則書之成。去聖人時已久。儒者所稱孔子之言。苟卿卽已疑其不實。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此亦通人之論也。管仲一匡之功。舉世所豔稱。當孟子時。猶有稱道弗絕者。記者因夫子有許之之言。而遂推崇太過。以致辭氣之間。抑揚過甚。誠難免後人之疑。若非有器小一章在前。則是聖人於管仲。竟無絲毫之訾議矣。且卽以管仲之事跡論之。始也不能擇君而事。逮射鉤之後。晏然無復他慮。使小白得先入國。何其見事之遲也。子糾之死。仲實死之矣。江人黃人。素屬於楚。苟度吾利澤不及焉。則不當受其贄。乃始也侈服遠之名。卒之楚滅黃而不能救。天下以之病桓公。斯時管仲安在。王子

帶。周之亂臣也。召戎伐王。王討之奔齊。而齊受之。且欲言於王而復之。管仲能以包茅不貢。聲楚罪。今戎之罪更浮於楚。乃不能致討。而平戎於王。如敵國然。蓋其志滿意得。淫三歸之樂。侈反玷之制。而已無經略天下之意矣。且人臣之忠其主者。莫大乎以人事君。世不乏才。以齊國之大。而謂無人焉。其誰信之。而管仲獨無所舉。故孔子稱人臣之賢。舉鮑叔而不及管仲。以此。夫以豎刁。易牙。開方之倫。在桓公左右。不於柄政之時早去之。何也。豈見不及與。抑力不足與。趙之公仲。進牛畜。荀訢。徐越於烈侯。而歌者之田自止。此由無人乎。桓公之側。故邪佞小人。得以盤亘而不可拔。顧於垂沒之際。始爲君言之。庸能必其君之聽乎。故孟子直斷以功烈之卑。非刻論也。夫以孟子誦法孔子。寧於論語一書。有不盡見者。而其議論獨與器小之言合。則其所棄取。亦約略可見矣。否則以孔子所甚推崇者。而乃貶斥之。不遺餘力。夫豈苟相反乎。生又謂子產之才。不及管仲。亦但以功烈言也。不思子產之所相者。鄭也。鄭之國小。不及齊之大。又新造之國也。其上世未有賜履之命。如太公者。故不能爲管仲之事耳。以子產之智識。且行事一出於正。如使之相齊。其所成就。當必在管仲之上矣。史公之傳管晏。於管仲亦未過推許也。其論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管仲之隱。史公實洞燭之。不過將順已耳。匡救已耳。所謂匡救。亦止如傳中所言。隱伐蔡。伐山戎之失。而假託之正義已耳。故獨於晏子。忻爲之執鞭。此其衡量不昭然乎。子路死。出公之難。所謂食亂君之祿。又焉得治君而死之。此但失之於前耳。不可謂其死爲不義也。管仲事糾有年矣。視其君與友之死。漠然如途人焉。喜己之有奧援。而欲疾行以至齊。爲御者歌。使之忘倦。其嗜利無恥。一

至於此。曾少有須臾之愛於其故主乎。聖人立言。爲萬世人道之防。不宜抑揚如此之甚。彼前六朝。後五代之臣。皆以社稷無常主。君臣無常奉。而輕爲去就。獨非藉斯語。以爲固大聖人之所許乎。生謂死於溝瀆。不指召忽。吾亦不必援笙瀆卽句寶。卽溝瀆。以爲實指召忽也。然嫌疑之際。聖人慎焉。豈若後世文士。但逞其一時議論之快。而不顧其或有所涉哉。明明召忽死子糾之難。而今爲此言。意雖泛指。文實有嫌焉。得人人而解說之。以吾斯言之爲泛指也。故應劭奏議。以爲召忽死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顏師古。司馬貞諸人。咸亦謂然。似不得專咎讀者之不審也。顧袁、二氏之論。實出於天理人情之正。聖人復起。必將有取焉。有子親受業於孔子。聞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語。以爲是非夫子之言。如不得子游之解。而執此二語。卽爲定論。可乎。且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固聖人之所訓也。食肉不食馬肝。豈爲不知味哉。生姑置此。而信其可信焉者。斯可矣。

與友人論無服之殤書

承示所論無服之殤三條。其一條云。無服之殤。經不言其喪之節。傳謂以日易月。乃以哭之日。易所應服之月。如期親之殤。十三日卒哭。不識此十三日中。衣服冠纓何若。用凶則違禮。從吉則非情。文昭案。吉凶相變。此十三日中。必非吉服可知。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弔且必爲之變。況此所殤者。固當爲之服期者乎。經雖無文。或當如深衣練冠之制可也。文昭又以是推之。假如父若夫有喪未除。其爲之子若妻者。既終喪。遂偃然純采可乎。然則無服者。固不謂其皆可以吉服也。抑古之人。施之有其等。其必由厚且重者。

等而下之。以至於輕且薄者。亦不患其忽然不足以相及。否則於此何有焉。又一條云。古者士逾月而葬。其在期殤。十三日卒哭。必不葬以逾月。而不言其期何也。文昭案。葬可以月計。而不可以日計。日計則已。盛謂夫天時人事之。或有不齊者。不可以壹切也。然無服之殤。瓦棺而葬於園。事約而易舉。必不葬以逾月。旬之內外可也。又一條云。延陵季子之子死於齊。葬於贏博之間。韓文公葬女商南。既而歸葬河陽之墓。夫二子皆習於禮者。今將奚從。文昭案。季子殆有爲爲之也。以君命使。而以子之喪入。可乎哉。觀其左袒。則用吉禮也。且旣言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而又重諄然申之曰。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蓋旣不得以其喪歸。故但冀魂氣之得以隨己。而偕反。其慘痛之情。千載如見。今使無季子之事。而煢煢穉弱。死不得歸骨於其父母之邱隴。以生怨死。情何可安。然則當以文公爲常法可也。譬論如此。尙冀足下有以教之。幸甚。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二

議附論辨證解

駁堯冢在平陽議庚子

堯冢之在濟陰成陽。千百年無異辭。若河東平陽之亦有堯冢。古傳記所未嘗言也。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穀林實在成陽。劉向云。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邱隴皆小。班固漢書地理志。濟陰郡成陽下注云。有堯冢。靈臺。禹貢雷澤在西北。此二者。乃固所自注。固之此志。必非一己所能憑空撰造也。自蕭何入秦。收丞相府圖籍文書。於是天下地形阨塞戶口之數。皆有可徵。固實本之以作斯志。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於成陽大書有堯冢。靈臺。有雷澤。一仍班氏之舊。此本是細注。與地里志班注一例。因梁劉昭更加注以補所未備。遂進彪之注作大書耳。鄭康成作曹詩譜云。昔帝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今之獻議者。欲以堯冢移之平陽。以呂覽爲不可信。以劉向意主薄葬。而非必考地志。以班固自注爲顏師古取郡國志之注以爲注。以司馬彪之郡國志爲出於劉昭。以竹書紀年所載。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於陶。九十年。游居於陶。一百年。陟於陶。爲出於晉世。不足憑。以吳皇象等所著皇覽。晉皇甫謐所著帝王世紀。唐魏王泰所著括地志。凡言堯冢在濟陰成陽者。一切以爲沿譌。以爲附會。不知數千百年以來之通人學士。何厚於濟陰。而必欲與之。何薄於河東。而必欲奪之。且平陽大國也。曹參之子孫。世守此侯封。非荒陋僻左。難自

達於漢京者之可比也。其地之顯者如霍光、尹翁歸、張敞之倫。仕於中朝者當不乏人。何皆喑默不一置喙於其間而辯正之。夫呂覽之作。招致天下之士。使人人著所聞而成之。如平陽。原有堯冢。諸侯客子。寧不聞之。顧乃舍近而就遠。強無而爲有。以歸之穀林。是誠何所利焉。當時懸之市門。一字不能增損。猶曰畏秦相之威也。子政、孟堅去之一二百年。何所畏而猶不敢有異辭乎。子政校理羣籍。博極羣書。乃謂其非必考地志。夫子政以前之地志何書也。毋亦卽班氏之所本者是乎。地理志河東平陽下。但云韓武子元孫貞子居此。有鐵官。莽曰香平而已。師古注引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未嘗有堯冢一字也。郡國志亦但云平陽侯國。有鐵。堯都此。劉昭注引晉地道記曰。有堯城。亦未嘗有堯冢一字也。合前後之地志。皆未嘗有堯冢在平陽之語。而以爲古之地志必有之。向特未之考耳。不亦誣乎。又其所據者。以司馬遷史記之書法爲言。凡都於其所而葬於其所者。例皆不書。必若黃帝之橋山。舜之九嶷。禹之會稽。乃書之。堯都平陽。卽葬於平陽。故史記不書也。此言似是而非。五帝紀中。如帝嚳所都在河南。偃師。其冢乃在東郡之頓邱。此何以稱焉。湯都亳。葬亳。可不書。而伊尹之葬亳。何以反書於殷本紀中。然則史記之作。難以畫一之例相繩。而議者乃欲於無字句處。鑿然指以爲證。不已疎乎。且其所引證者。謂王充云。堯葬於冀州。此語見宋羅泌路史。其子萃注語中。以充之言爲謬。不知其實確也。案王充自有所著論衡。其書虛篇中有云。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舉此兩言。則仍未有實指。且冀州大矣。河東一郡。尙不足以盡之。而謂其必在平陽乎。議者又云。北魏酈道元注水經。備引成陽有堯陵。有堯母陵。有中山夫人祠。然於後結

之云。考地驗狀。咸爲疎僻。蓋聞疑書疑耳。道元父酈範。孝文所任用。孝文嘗修祠於平陽。道元仕宣武。孝明之時。作水經注於濟陰。已云聞疑書疑。則平陽之蹟。猶自昭灼。而濟陰之蹟。固已渺茫矣。案議者此語。又似未嘗見水經注之全文。而妄說者。水經注瓠子河過廩邱縣爲濮水下。道元注云。瓠河又左逕雷澤北。澤之東南。卽成陽縣。地里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道元以此爲班固本文。可知非師古用郡國志之語以爲注矣。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脩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笱。不敢採捕。前竝列數碑。栝柏數株。檀馬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尙脩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映。扶疎里餘。以上皆水經注之文。今者道元自謂當時也。其言歷歷可按。若斯非身所親見。必不能如是之詳悉。今乃曰濟陰之蹟。固已渺茫。使其見道元之注。而猶作爾語乎。若道元之所謂疎僻者。自指郭緣生述征記而言。記言堯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東南六里堯母冢。此與上所親見者。里數方位皆不合。故云考地驗狀。咸爲疎僻。道元蓋實嘗考其地。驗其狀。如上所云者。而後知郭記之爲疎僻。否則所謂考驗者。復何所指乎。又考水經汾水過平陽縣東下。得元注云。平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彘之故邑也。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竝都之。又云水側有堯廟。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道元之於平陽。其言止於此。無一言及堯冢。議者乃云平陽之蹟。猶自昭灼。欲誰欺乎。且其曲說猶未已也。又謂考北史魏孝文本紀。太和十六年。祠堯於平陽。此當祠於廟。二十一

年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此則祭於陵。唐高宗顯慶二年。帝在雒陽宮。遣使者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蓋凡書祠者是廟。書祭者是陵。案此言祠祭陵廟之分。不知何代始有此例。考之前史。殊不盡然。今姑以其所言太和二十一年之事而悉舉之。三月次平陽。祭唐堯。四月幸龍門。祭夏禹。又幸蒲坂。祭虞帝。充議者之意。亦將移會稽之禹墓而歸之龍門。移九嶷之舜墓而歸之蒲坂乎。否乎。紀又云。詔脩堯舜夏禹廟。亦同月事。可知上所祭者皆廟也。又云。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諸陵。此何以不書祭而書祀乎。是卽一年之中。而其說已難通矣。且其言矛盾者。非祇一端。又引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謂自劉向亦嘗據呂氏春秋。班固雖未之采。以班自注爲顏師古注。已大謬誤。此又云然。豈并忘向傳卽附楚元王傳後。載然其說之行。閱二百餘年。度其時濟陰成陽。已起堯冢。又閱三十九年。安帝延光元年。遣使者祠唐堯於成陽云云。此兩祠者。固亦不能不謂其祭陵矣。而猶欲以祠祭定陵廟之分。何其進退無據。一至於此。當明章之時。石渠虎觀。引經據禮。議論大明。今乃謂漢之君臣。皆不學之人。一惟流俗是徇。而致敬盡禮於僞冢之前。以成今日之笑端。此其命意深。不知其何居矣。於是凡古來傳記。言堯冢在成陽者。疾之如讐。謂皇覽之書。多至百二十卷。必修必濫。今指其一條云。呂尙冢在臨菑縣南。去縣十里。以某所見。太公墓實在周之畢原。文王陵左。周公墓右。且禮記言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以此思之。皇覽之言。未可盡信。案此語又殊不然。古有衣冠之墓。不知太公實葬於周。而子孫封齊者。爲儀墓以思之。歟。抑不知實葬於齊。而周人以太公元功與周公竝。故爲之虛墓以陪葬歟。今謂太公墓必不在臨菑。

抑何其專斷若是果也。至五世反葬之說。昔人已言其難信。乃於難信者而偏輕信之。齊爲守土之君。則信其念本而還葬。堯當攝代之後。反不得以傍母而近陶。有是情理乎。謂爲天子者。必終其身。在所都之地。不得出國門一步。則舜亦不當至蒼梧。禹亦不當至會稽。天下更無可信之書矣。若其疎漏。更不能以徧舉。如引洪适跋成陽靈臺碑云。郭緣生述征記。成陽有堯陵。南一里有堯母陵。稱曰靈臺。據此則與碑合。靈臺非堯冢明矣。以上是景伯跋語。彼則注其下云。案今後漢書本注云。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母。竝無成陽有堯陵。陵南一里之句。不知适所據者何本。觀此言益知其未嘗見水經注全文也。以水經注之文爲述征記之語。此适之誤。又曰。适云靈臺非堯冢。蓋信章帝紀之成陽靈臺。而直闕郡國志之大書成陽有堯冢靈臺也。此言更不可解。章帝紀云。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書法固當爾。寧得云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堯冢靈臺也。适見碑與郭記。而後知靈臺之非堯冢。若漢人則無不知之。今謂适信章帝紀之成陽靈臺。則將改紀爲使使者祠唐堯母於成陽靈臺耶。又與其前所言度是時成陽已起堯冢之語。兩不相顧。其紛亂顛錯。不可究詰。實爲從來論古者所未有。又引隸釋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云。開帝堯陵在成陽。遣戶曹掾具牢牽祠。是因祠廟修廟。而先以虛詞敷佐而照耀之。故曰聞若其有陵。卽其地。敘其事。何必曰聞。此又懵於當日之情事。而闕於行文之法也。成陽非郡治。乃濟陰之外縣也。濟陰郡治定陶。孟郁時未親至其地。不曰聞而何哉。今以書聞之故。斷其無陵。將無遣戶曹掾亦子虛烏有之比乎。以行文之法而論。若其有陵。卽其地。敘其事。直書曰遣某官往成陽祠堯

陵而不書其緣起可乎。凡所言適足以見其堅僻自用之私而已矣。其論易窮則又佐以形勝之說。謂今曹濮間之堯陵略無山川形勢之結構。竊計非帝堯諸臣皆大聖人之所營建。若平陽堯陵乃是地中有山也。在平陽城東北四十里。從山口入。不啻入於地中。乃大轉大折於高壁大峽中。始見陵山上平如地。後擁五峯垂下結爲翠阜。蓋此一百五十尺天然之土。安於平地之山上也。夫古卜葬日不卜葬地。形家之言。上古未有。就如所言。勞人特甚。亦與唐虞簡易之道相左。今禮官已力闢其說不行。余恐世人不察。且從而惜之。又慮後之人復有起而嘘其餒者。將使帝堯藏魄之所。數千百年帝王之所敬禮封護者。一朝而夷於平壤。並堯母堯妃之神靈。亦皆無所附麗。慢神之咎。莫斯爲甚。是以復私議之。

後議 庚子

初獻議堯冢在平陽者。禮官既力闢其說矣。繼又聞其再申前議。竊疑其必有左證。乃得其牘觀之。則唯辨駁言堯冢在濟陰成陽者之皆虛。而於平陽仍未有一實據。其言曰。某祇辨堯陵之有無。竝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此無理之遁辭也。既無陵矣。尙從而祀之。此何禮乎。其謂辨駁濟陰成陽之無堯冢。莫詳於水經注。水經注非僻書。今就其所引條疏之於左。

一稱水經注引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此沿俗本 缺林字某謹按此卽皇甫謐之牽

三說而合之也。以呂覽。劉向。班固。爲三說其下接注云。墨子以爲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蛭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

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某案云。近是則猶未見爲確。又云。余按小成陽

在城陽西南半里。俗諺以爲囚堯城。士安蓋以是爲堯冢也。某案囚堯城本屬竹書之荒唐。況以是爲堯冢。則道元之意深非皇甫謐之說。

今案此水經注之前一段所指。乃小成陽。道元本不信謐之說。未可卽以此爲堯冢不在成陽之證。蓋此乃濟陰句陽縣下之注也。墨子山海經二說亦謐所引。皆所不信。唯以成陽之堯冢爲近。是道元知其所指省在小成陽。其地俗諺有囚堯城。謐所指堯冢。殆卽此地。小成陽與成陽不可混而爲一。議者於此尙茫然莫辨也。案謐所言誠爲糲糊影響。然河東平陽卽求其如是者而豈可得也耶。使古人有言之。謐亦必引之矣。

又稱今成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中山夫人祠。俱詳里數。其所謂今者。州縣之所興設有此現在也。

此段水經注言之甚詳。正卽今濮州之地。已具錄前篇中。若謂道元之時。州縣始有此興設。則東漢章帝安帝何以先遣祠於此。且古之州縣雖甚好事。安有憑空起一堆阜。指爲古帝之冢之理。旣云有此現在。則前牘中所云渺茫者。亦自知其不可通矣。此不引成文。故知是道元所親見。

又稱水經注引郭緣生述征記所言。成陽堯陵。中山夫人祠。堯母慶都冢。俱詳里數。以見今與古里數參差不合。夫祠可移徙。陵豈有移徙者。何以今與古里數乃不合。於是其結束云。考地驗狀。咸爲疎僻。則并郭緣生亦概斥之矣。

案疎僻乃專指郭緣生說。已見前篇中。然此亦祇在里數之參差耳。傳聞易譌。自不如現在親見者之確。且道元於緣生之說。亦不全棄也。引述征記云。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敘。堯卽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此段道元不駁。又引記即述征於堯妃祠。見漢建寧五年五月。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此段亦無駁。又云。亦是引述征記之語。今本譌作文云。堯陵北。仲山甫墓南。二冢間有伍員祠。晉大安中立一碑。是永興中建。記語止。此道元今碑祠竝無處所。此道元下始引其言堯陵里數之參差者。蓋道元於皇甫謐郭緣生二家。皆未之信。所信者卽目耳。如議者之意。竟欲一概抹殺而後已。里數小差。尙知陵無移徙之理。乃一旦而欲徙之千有餘里之外。反有此理乎。使隋唐以前。有一人以為在平陽。起而助之。猶可說也。今必以獨見盡革數千年之所記載。違舉朝之公論。不甚可怪也哉。更引明碑之徹唐太宗像。不令其配帝堯。以為證。夫唐太宗亦正是配堯廟耳。而可以為配堯陵乎。總之。可一言以為斷曰。傳記無有言堯冢在平陽者。則一切謬悠之說。庶乎其可息喙矣。

其他支離之說。本不足辯。然不辯。彼且以為漏也。如稱黃帝葬橋山。堯葬陝山。黃帝諸臣。帝堯諸臣。皆大聖人。此字見前腹中。之所經營相度等語。案舜既攝位。禹。皋。稷。契。咸在朝。烏有廢其職事。而從事於邱隴之間。以為恭者。其所云皆聖人。果誰屬也。又云。陝山靈境。鴻蒙氣象。春氣尙在。此語更謬。太和元氣。在宇宙中。無處不有。今惟指陝山一區為春氣。抑何隘也。其言甚難通矣。

論辨證解

歸奇於扚以象閏論

閏也者。積奇日奇分而成者也。天道有奇而歲功成。衍數有奇而卦爻立。此理數之同。適相脗合。非必規焉比擬而爲之也。故閏之理本於天。而聖人之作易也。隱然同符而無參差之迹。奇之數生於蓍。而後人之推筮也。又因以取象。而無豪髮之差。蓋歸奇於扚者。求爻之法也。歸餘於終者。正時之道也。筮人之所掌。與疇人之所司。無異理也。朱子本義謂。奇者所揲四數之餘。扚者。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閒。而橫渠張氏則謂。奇者所掛之一。扚者。左右手四揲之餘。其說乃異乎朱子。今將何以斷其是與非乎。夫以歸奇爲歸掛一之奇。其說倡自虞翻。而宋儒郭兼山復堅主之。以與橫渠相應和。從其言則是以掛象閏也。若朱子之意。則象閏者。蓋以扚而不以掛。其說亦本諸唐人之義疏。此其不同明甚。後人安可依違其閒。而爲兩可之論乎。夫奇有以奇耦言者。有以奇零言者。以奇對耦。則一爲畫之始。而亦可名之曰奇。由整得奇。則必在數之終。而後可加以奇之名也。今始掛一。胡爲有奇之名乎。凡人所以致疑於朱子之說者。以經云歸奇於扚。則奇與扚。似是兩物而併歸一處。朱子則奇與扚一而已。竊以爲不然。奇與扚非兩物。實兩時耳。當其揲始畢。而所餘未歸也。則無從遽得乎扚之名。而祇可名之曰奇。及其既歸也。則不必復沿乎奇之名。而直可名之曰扚。名以命事。夫豈苟而已哉。且扚可以象閏。而掛不可以象閏。閏者歲之餘。扚者揲之餘。兩相等也。一蓍之首。必其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大小餘分皆盡。而後可以爲首。古今史官。無以閏爲蓍首者。若之何其以始掛當閏也。夫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扚當其再閏之歲。故此經下文

云五歲再閏。故再扞而後掛。而張氏又謂第二第三撲不掛。是六扞而後掛。益與置閏之義相違反矣。啓蒙已詳辨之。學者當以朱子之說爲正可也。

名諱辨一丁巳

諱之興也。始於周。生則名之。死則諱之。自周以來。未之或改。近臨川李氏獨反其說。謂生則諱。死則不諱。豈有見於春秋諸侯不生名。死則赴以名之例。故云然。信若是。誤矣。諸侯不生名。而盟會載書。則亦名之。然則死未葬而赴同盟之國。以名。禮固當爾。記曰。卒哭而諱。赴在於未葬之前。則猶未諱也。何不可也。李氏之義。又因檀弓有舍故而諱。新一語。謬以故爲。故君新爲新君。攷之先儒之解。皆謂故者親盡之。高祖以上是也。新卽新死之君。豈有若李氏之所解哉。位有尊卑。則諱亦有遠近。故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非所論於天子諸侯也。天子諸侯。祧而後不諱也。魯以獻武廢二山。而後之來聘者。且以犯其先君之諱爲恥。蠶夏之蒼哀公。諱宋爲商。皆死而後諱也。此皆昭然易睹者也。曰君前臣名。必君前而子乃得以名其父。然則諱之久矣。曰豈以爲諱不敢也。父母之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稱。古人言之矣。豈有爲人臣。爲人子。而顯斥君父之名。以爲安者乎。曰不敢名。亦何異於諱。曰此固有異。父生前之名。獨其子不敢稱耳。他人及之。其誰禁。至於諱。凡入其門者。皆兢兢焉不敢道。自周以來。皆如是。李氏博學人。其議論宜有據。獨是說余未敢信。故爲之說以辨之。

名諱辨二

李氏既云生則諱，死則名，而又云生死皆諱，是兩說者皆非也。而生死皆諱之說，於理差近，始亦將信之。又平心折衷於古人之說，知其言之無徵而不足信也。晉唐之世，君在併其嫌名亦避之，然亦不敢名耳。非諱也。夫生不敢名，與諱有別者，非吾之臆說也。杜預解左傳於周人以諱事神，句名終將諱之，則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孔子正義亦云：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然則謂不名即諱者，殆未考諸此矣。蓋古人於死生之際，禮各不同，名亦不苟。如生曰父曰母曰妻，死則曰考曰妣曰嬪，此亦無甚大異，而且斤斤焉辨之。今以考妣嬪之名加之未死者，於心安乎？乃儼然在室，而遽謂諱之，諱之是死之也，故爲子而名其父母，不安也，不敢名而後其心安，而以不敢名之故，即謂之諱，則尤不安也。且不名而即可謂之諱，則古者天子遇其所敬禮之臣，入朝不名，亦將謂天子而諱其臣乎？夫生名死諱，數言可決，諸侯不生名，尊爵也，諸侯而下，不盡然也。失地名，滅同姓名，朝弒君者亦名，變禮示貶也，同盟稱名，薨則赴以名，欲其不忘好也，卒哭乃諱，以諱事神，不通於生前也，諡曰易名，名將諱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譏其野，蓋狃於生前之所稱也，且言諱止於門內者，亦非諸侯之諱，通乎國中，故曰大夫之所有公諱，大夫之諱，君所亦諱之，故曰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常人之諱，亦不獨一室之人諱，故曰唯大功小功不諱，又曰入門而問諱也，後世之事，旣不可爲據矣，禮制具在，而亦不可據乎哉。

外傳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證 甲寅

吾在京師日。嘗從紀君曉嵐。胸處借得影鈔宋本國語。與今本多異同。宋公序每謂之俗本。今之所傳。皆公序之補音本也。舊宋本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今本無王字。案左氏成十六年正義所引有王字。以證杜汭后稷先王。是舊本有王字是也。或因韋氏於下文我先王不密。下始注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密。故通謂之王。似上文王字無釋。遂疑有王字者爲衍文。余案世后稷三字當連讀。譙周已如此讀。見史記索隱。卽韋注亦云。父子相繼曰世。謂奔與不密也。是韋氏亦以世后稷連讀也。使其上但云昔我先。於文不足。古人寧有此文法乎。況世后稷下文云。以服事虞夏。韋注云。謂奔爲舜后稷。不密繼之於夏啓也。是明明以繼后稷解。上世后稷。更不當以后稷專指奔爲言矣。下注通謂之王一語。若通字連文武爲言。則文武之爲王久矣。何必以文武與不密竝舉。且通之爲言。所包者廣。自祖紺上溯之。以至后稷。皆可稱王。王子晉所稱十五王。十八王。皆自后稷起。安在后稷反不得蒙王稱。韋注下又云。商頌亦以契爲王。正以契與奔同事虞舜。故以證后稷之得稱爲王。若但以證不密。殊不相當。夫韋注有失。尙當舍注以從本文之是。況注又明白如此。左氏正義所引。正宋公序未改本也。吾是以篤信舊本之爲得也。

佳兵者不祥解己亥

佳者以爲嘉美而喜悅之也。刑可爲祥。兵不可以爲佳。佳兵之人。是天下之至不祥人也。下云兵者不祥之器。古之所謂兵者。弓矢劍戟之屬。是器也。後人因亦名執此器者爲兵。春秋傳所稱徒兵是也。此溯其本而言之。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若佳兵者不祥。句下。古本元無之器二字。俗本有之。蓋因下文而誤衍也。

佳兵字不經見。然古人多自造語。如曰覲武。曰老師。豈亦有本耶。況此下文云。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曰美曰樂。此卽佳字之正詁矣。下又云。凶事尙右。曰喪禮處之。悲哀泣之。其非可佳之事。明甚。而或佳之。其爲不祥也。孰甚焉。凶事喪禮。用兵之常道也。非以此爲不祥也。喪師覆國。乃可爲不祥也。軍禮近凶。而佳者則近吉。是反常矣。反常之人。是天下之至不祥人也。固不待喪師覆國而後知也。或曰。佳乃唯字之文脫耳。唯古作佳。故譌爲佳也。曰。是不然。老子之文。凡云夫唯者。衆矣。其語勢皆不若是也。今一一而數之。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曰。夫唯不爭。故無尤。曰。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曰。夫唯道善貸且成。曰。夫唯嗇。是謂早服。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曰。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于貴生。凡九見矣。今曰。夫唯兵者。不祥之器。類乎不類乎。上章雖言兵。而此章義本不相屬。文又不相類。不得謂之承上文也。承上文則語勢當緊。而此下乃云物或惡之。其節舒緩。與上所引亦皆不類也。若云佳爲古文唯字。豈九處皆從今文。而此一字獨爲古文乎。經典中若佳兵之新創者多矣。今不疑祥刑。而疑佳兵何也。試熟復本章反正兩義。則佳字有確詁。斷然不可易矣。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三

策問

廣東鄉試策問五首 乙丙

問經學昌明莫盛於我朝。欽惟世祖章皇帝御注孝經。敦本培風。提示親切。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繼有春秋詩書三經傳說彙纂之輯。重經世宗憲皇帝正定頒行。莫不深醇美備。廣大精微。我皇上道協唐虞。思通洙嶧。欽定三禮義疏。探制作之太原。正諸家之異說。積疑聚訟。一旦豁然以解。士欲通經。其可舍周行而遵曲徑乎。今試舉其略。用以覘所習焉。易更四聖。旨何以不盡同。辭占象變。廢其一。豈全易乎。舜典合於堯典。後人何以析之。復增之。性道之奧。多見於古文。乃有疑其文不類者。至王魯齋併今文亦疑之。得無謬乎。六義分三經三緯。而或以爲南本不繫風。又因豳雅豳頌。而謂風雅頌亦可隨篇求之。然歟否歟。春秋魯史不傳。於何知聖人所筆削。三傳敘事與斷制孰優。周禮一壞於歆。莽再壞於安石。寧可卽議本書之失。井田溝洫。其異安在。儀禮爲經。禮記爲傳。遷廟鬯廟。亦皆孔壁之遺。禮運明堂。或議漢儒之駁。楊信齋之圖。衛正叔之解。學者尙有能參考者歟。經之深者。非可以約言盡也。宜就所問者各條舉件繫以對。

問大學一書。備天德王道之要。盡綱領節目之詳。自程朱表章而後。西山真氏爲衍義一書。論議正大。條

理秩如自來。每以之進講。顧其書於八條目。獨闕治平。此瓊山邱氏所以又從而補之也。夫德脩於身。舉而措之天下無難。語其功則較易。舉其數則綦繁。真氏之書主於理。理足以兼該而本無疏漏。邱氏之書主於事。事欲其考鏡而非務鋪張。將毋所補在治平。而所助乃在格致歟。真書以崇敬畏。戒逸欲。二者爲誠正之要。而邱氏又益之以審幾微。則尤爲正本清源之論。真書格致之要有曰審治體。而邱氏又有正朝廷一門。其首總論朝廷之政。似若複而非複者何也。有明宦寺之禍。不減漢唐。而書中引古獨未之及。僅於正綱紀之常。引朱子之言近習者。以微見其意。豈有所畏避而不敢頌言歟。抑當化治兩朝。瑞箴尙未如前。此後此之甚。故可略也。至其相業。亦果能卽坐而言。起而行歟。邱書之後。補之者又有湛氏之格物通。孰爲勝耶。我皇上敕幾宥密。廣運健行。治功之盛。亙古未有。邱氏所言聖神功化之極者。正於今日。觀之多士將欲黼黻太平。贊襄盛治。亦未可以無具應也。其必有以爲拜獻之先焉。

問揚粵奧區。人文蔚起。自漢以來。陳元士燮輩。闡明經訓。啓迪鄉人。五嶺之閒。彬彬嚮學矣。唐韓昌黎氏。蓋因文見道者。初宰陽山。後官潮海。此邦人士。樂從之遊。其時身領學事。排異端而宗孔氏者。孰爲得其傳歟。有宋理學昌明。濂洛之書。傳於嶺表。其潛心誦復。踐履純熟者何人。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粵人克自樹立。聞風景從者。約凡幾輩。他若服象山之教。及南軒之門。其行誼皆可得而詳歟。明儒推白沙陳氏。學有淵源。而江門風月。自得之趣爲多。所謂靜中養出端倪者。與先儒主靜立極之旨。果有合歟。湛甘泉爲白沙高弟。講學之盛。與餘姚王氏。幾分左右廣。一以隨處體認天理豎義。一以致良知明宗。別戶分門。彼

此互相排擊。而通兩家之郵者。又謂說有不同。理無二致。然歟否歟。至如瓊山之朱子學的。東莞之學菴。通辨均爲有功正學。楊起元晚出。請業近溪所著天泉會語。論者謂近於禪宗。然考其行己立朝。亦何愧儒門實踐歟。我皇上聰明睿智。學貫天人。重道崇儒。表章往哲。其於理學真僞。判若黑白。爾多士務悉去黨同伐異之見。盡徵文考獻之長。孰正孰歧。孰優孰劣。素所切究。備著於篇。

問官先事。士先志。衡門伏處之日。功業尙未見端。而規模本可素定。故入學離經。卽觀其辨。行義達道。必始於求。聖人每使羣弟子各言志。夫志學志道。其所同也。而有異焉者。將學有淺深。而於道固莫之外歟。抑士各有志。雖同師聖人。而不必強爲似歟。孟子言尙志。而大人事備。得志則澤加於民。聖賢本懷。無不期於用世者。春風沂水。與老安少懷一也。乃或有言。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道德功名有異致歟。且古所稱志士。又何等也。所稱肆志。又何爲也。濂溪云。志伊尹之所志。苟欲以古人爲圭臬。卽三代而下。如正誼明道。澹泊寧靜。先憂後樂。若斯之流。亦有爲生平所嚮往而必欲企及者歟。抑將追攀屈宋。頡頏淵雲。而以爲不朽之盛事也。聖天子振興士習。樂育羣才。以爲器使之地。多士涵濡於教澤深矣。豈徒志於溫飽。沾沾以決策發科自囿哉。其勿夸勿飾。各抒所蘊。毋隱。

問從來圖治。必首安民。安民必先擇吏。周官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凱以強教。弟以悅安。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子產憂尹何之傷。聖人責子路之佞。誠慎之也。我皇上子惠元元。澄清吏治。慎簡於入仕之初。考績於旣任之後。賞不踰時。罰必當罪。聖天子求寧求莫之至意。申命不啻再三。所以

循名而責實者。其可不豫爲講求歟。嶺南利兼水陸。物產多奇。仕是邦者。故以不貪爲寶。若孟嘗珠還合浦。吳隱之酌飲貪泉。李勉盡棄犀珍。包拯不持一硯。勁節清風。至今彰彰耳目。夫猷爲必要之以守。能善所上者曰廉。然民之所望於上者。正不止此也。漢之循吏。宦斯土者。則有衛颯。許荆。其後政績卓越者何人。至如羅友之政舉大綱。陳堯佐之治稱清簡。其亦撫綏安輯之善道歟。是故江海之濱。水利宜興也。治之不得其道。則塞故瀆。開新渠。荒地未及墾。耕而熟田已憂旱潦。山嶺之區。樹藝宜亟也。勸之不以其漸。則督里胥。疲父老。奉行徒循故事。而擾累已在民間。以至嚴盜賊之課。則外洋與內地。各異其宜。修化導之方。則俚獠與齊民。各因其俗。是皆在良有司。隨地變通。而不可以膠柱鼓瑟者。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將何道而使明作不失之擾。寧靜不失之弛歟。諸生學古入官。有社有民。匪異人任。通達治體。方無虞學製之譏。況桑梓之邦。見聞最悉。其以平日之盱衡抵掌者。歷陳之。

湖南科試諸生策問九首 丁亥

問聖人之道。載於六經。自漢唐以來。代有詮釋。於微言大義。亦各有所得歟。至有宋朱子。可謂集諸儒之大成矣。其所著如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易本義。詩集傳。多不沿用舊人之說。而獨闢新義。其精粹切當。遠勝注疏者何在。諸生講求有素。盍備陳之。永順

問選舉之法。代各不同。漢制郡國舉士。約有三途。其猶有古鄉舉里選之遺意否歟。魏晉以來。名目漸繁。至唐有曰生徒。曰鄉貢。曰制舉。其目有秀才。明經。進士諸號。其制科又各因事立名。皆可詳述歟。漢有對

策射策。唐初亦用策試。後來詩賦之試。起自何年。又有州府試。省試。館試。監試。吏部試。翰林試。名目不一。臚舉其源流以對。長沙

問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其說云何。十翼。孔子所作。而或以說卦等傳。爲經師所爲。果有證與。詩序不可無。而書序可不必有。其故何也。堯典繫以虞書。二南兼有平王以後之作。頌之取魯。與誓之取秦。皆有說與。三傳經文不同。二戴增損各異。能臚舉其概與。我皇上聖學淵深。欽定三禮。邇復頒周易。詩經。春秋於學官。大道昭揭。洵日月中天之會也。多士研習有資。其各以所得對。寶慶

問學校之設。所以教育人才。使德行可以式鄉閭。功業可以經邦國。凡皆由此選焉。其制防於何代。詩禮左傳。王制。孟子所言。三代學名同異。可一一臚舉之與。五教。四教。十二教。以及周師氏。保氏。大司樂之所教。詳略各殊。何也。漢唐以下。有盛有衰。試言其故。州縣有學。與教官之命於朝。起自何時。其教之法。以何者爲最善。我朝德化翔洽。文教盛興。內外學校。既有專官課督。而又有書院之設。與夫苗獠溪峒之地。皆建有義學。賜金發帑。於古未有倫比。爾諸生宜何如鼓舞奮興。以稱聖天子作人之雅意。與其各言爾志。毋隱。靖州

問制義代聖賢立言。其體創自何代。有明用以取士。初尙簡質。自化治以後。日趨於文。其一代盛衰之變。試衡論之。王。唐。瞿。薛。與夫歸。胡。金。陳。諸大家之文。其所師法何在。自餘諸名家。可爲之羽翼者何人。西江雲閒。各樹一幟。孰優孰劣。我朝文教覃敷。儒風丕振。百餘年來。作者幾於指不勝屈。聖天子加意作人。多

方訓迪。以文章關乎運會。欽定四書文。垂示正鵠。猶復誥誡頻頒。慮好尚之不一。致流弊之復萌。特申科場磨勘條例。凡字句之不雅馴者。分別停罰。示儆爾多士。涵濡聖化。更當爭自濯磨。使文與行竝軌於正。固無患其多而不揚也。功夫何在。宗仰何人。其各舉以對。沅州

問。力役之征。自古有之。周官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以行徵令。而施舍之仁。亦竝著焉。其法別其地之美惡遠近。校其齒之盛衰。均以歲之上下。至爲詳備。漢有口賦。率人出錢。而田之租反薄。蠲免之典。時行。唐有租庸調之法。役多則免調。更或并租俱免。其與周官之法同異若何。或亦師其意而不襲其迹歟。宋時民苦役累。後定爲顧役之法。又有謂其不便者。何也。明初輪甲承直。後乃行一條鞭法。民稱其便。乃未幾而里甲之費如舊。豈非姦胥蠹吏之爲害歟。至我國朝。丁糧之外。竝無雜徭。欽遵聖祖仁皇帝諭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我皇上念切閭閻。不肯輕用民力。計役給直。人忘其勞。但各直省相沿舊例。不能盡同。賦輕者差繁。賦重者差薄。殆亦因地制宜之道歟。召之役則往役。義也。優免之恩出自上。而急公之義在乎下。乃有曉曉不平者。此豈得其道歟。湖南通省。歷來役法若何。其各以所知對。辰州

問。經以明道。傳以翼經。孔子作十翼。而易道興。後人入彖象文言於卦爻中。次第果無失歟。詩書皆有序。後人略書序不道。詩小序出於子夏。或以爲衛宏所作。或以爲出於國史。然歟。春秋三傳。左氏紀事。公穀解義。乃習春秋家。近宗胡氏。而三傳束之高閣。何歟。禮記有夏殷之制。又有秦官。刪小正而載月令。其何以說。周禮致太平之書。或云草創未行。其官制與他經不同者何在。冬官之屬。亦尙有可考者否。其條舉

以對常德

問古之所謂士者。周禮之上中下士。皆有職事者也。王制之選士俊士。皆次第拔擢而升之者也。非此二途。有能束身修行。誦習詩書者。則亦號之曰士。其分則未離乎氓也。庶人也。君知之。則宜以道自重。君不知。則宜以分自安。孔子謂貧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謂往役。義也。士之自處。固當如此。聖門諸賢。有在縲紲者矣。有與卒三百人之列者矣。踰溝用矛。不避鋒鏑。此獨非士之所爲哉。爾等幸生聖朝。享太平之福久矣。事三如一。爲士者正宜率先爲四民倡。方無忝乎讀書明理之實。而乃小有不平。動輒告訐。深仁厚澤。一毫無所報效。此則莠民也。惡可爲士。其試陳士之所以爲士者。若何。歷代士習之淳澆。士氣之盛衰。可以爲法戒者何在。亦具言之。澧州

問史之與經。異用而同源。尙書春秋。聖人之史也。進乎經矣。後世祖之。分爲二體。可得而析言之歟。編年可以見歷朝之盛衰。紀傳可以綜一人之本末。則編年優矣。而古今皆以紀傳爲正史。何歟。史漢三國。史家之圭臬也。乃自范蔚宗後。漢書以降。名爲沿襲。實乃變更。一人一傳。竝無通貫錯綜之法。此豈遷固陳壽之舊歟。史有成於一家者。有成於衆手者。其得失若何。溫公通鑑。朱子綱目。年經事緯。法戒昭然。固當度越諸史。而小小舛譌。亦多不免。將無上下千古。固非一人精力所能求其盡善歟。我皇上萬幾之暇。博覽舊文。特命儒臣。仿編年之法。統加纂輯。一事一言。悉經睿定。此當與六經竝垂不朽。雖涑水紫陽。咸謝不敏矣。又焉論其餘哉。爾多士有志欲窺天祿。石渠之盛者。盍姑就所聞於古者以對。岳州

擬策問一首發西

問書者六藝之一。天地閒道器。罔不該焉。易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記曰。書同文。書之爲用。綦重矣。自古文變爲大小篆。篆又變爲隸。楷。隸。楷又變爲行。草。其遷易之故。可得言歟。秦程邈爲隸書。而閣帖中。乃是小楷。衛恆稱。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晉書稱。王羲之善隸書。其子獻之。工草隸書。將無隸卽楷歟。歐陽永叔以八分當隸。然二王八分不概見。而楷書世多有。本傳所稱。究何指歟。我皇上多能天縱。道藝兼該。八體六書。無不洞晰。萬幾之暇。親灑宸翰。神明變化。動與古會。非屑屑臨摹可比。頃出內府所藏。自鍾。王以下。諸名家墨蹟。鉤勒上石。以垂永久。名曰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洵藝苑之大觀也。至若睿鑒之精。聖斷之允。尤爲亙古未有。其視宋人淳化閣帖。豈直倍蓰過之。夫閣帖之初刻也。論者謂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知研考。頗有僞蹟濫廁其閒。今能一一辨之否歟。觀其首列漢章帝書。何以所書者。乃梁周興嗣千文也。梁武帝評諸家書。可能舉其略歟。有謂書學盛於魏。晉。至唐漸衰。又有謂唐以書取士。故士多工書。何其說之異耶。少陵論書。貴瘦硬。東坡不以爲然。何歟。宋以蘇。黃。米。蔡。竝稱。蔡京書人。弗之貴。或乃以君謨當之。豈非藝亦以人重歟。公權筆諫之言。朱子作字。甚敬之旨。可得而闡其義歟。多士其勿視爲小學也。願以通乎大道之指歸焉。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四

答問

答董生教增問

問。詩之作由來久矣。未有知其所自始者也。周之盛時。有採風之使。有太史之官。至於天子巡狩。又必陳詩以觀其風俗。因以行黜陟之典。於是詩之爲教。遂爲聖人之大法。故朱子詩序中據之。而惜其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遂廢不講。第周之極盛。當在何時。則成王康王之閒。非耶。說詩者謂文王雖已稱王。教化未洽。武王克殷。未遑禮樂。故頌聲之作。斷自成王之世。夫頌聲之作。在成王之世。則列國太平之風。可以被之箎弦。達之郊廟。亦當此時爲多。而今十五國風。自周南召南。豳風而外。皆東遷以後之詩。何也。或者孔子刪之與。刪詩之說。始自司馬遷。其言曰。古詩三千。孔子刪之。留三百五篇。後儒咸尊用之。但春秋以前。人習於詩。士大夫以詩相贈答。見於內外傳。大抵今經中所有。其稱爲逸詩。如翹翹車乘。我無所監之屬。十中一二耳。以此求之。馬遷之說。未可信也。況孔子刪詩於變風之世。政教乖繆。男女淫奔。一切譏刺怨誹之作。皆留不刪。而獨全刪周室太平之風。殆不然矣。又或以爲年久失傳。其說抑又不通。夫周南召南。在武王未得天下之先。豳風之作。在成王莅政之始。今篇章具在。何緣在其後者獨先亡耶。後閱時疏。孔氏之說則曰。太平之世。天子有雅。則諸侯無風。故國風無西周之

詩然細思之亦未然。何則。國風之作。非徒文字之謂也。先王移風易俗。用此以爲樞機。故太師掌之。巡狩陳之。今太平之世。旣已無風。則太師之官爲冗員。巡狩之陳徒具文耳。先王何取此有名無實之爲哉。至於衰亂之世。王者之政教不行。正朱子所謂東遷而後。遂廢不講者。又安得而採之。安得而陳之。此數說者。皆所未安。蒙之所以反復思之而不知其故者也。

禮樂本諸天地。與生俱生者也。自唐虞以後。漸文耳。上古之世。禮質則樂亦質。黃梓土鼓。安必無詩。文字未興。流傳不廣。其萬一傳者。如古孝子斷竹續竹之歌。不得等諸娥皇帝子。亦謂出自後人之僞撰也。陳詩觀風。當與納賈觀好惡一例。百貨在市。而貴賤殊焉。風詩流傳。而取舍別焉。豈必皆新製哉。卽當時宴享所賦。可知已。聽所賦而知其人。聽所陳而知其俗。其義一也。抑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然則聲音節奏之閒。亦有古今不同者矣。故鄭聲之淫。殆非其初而然也。末流之失也。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太師掌樂者也。以陳詩爲采詩。是康成之蔽也。以無目之人。而令其行閭里以採聽歌謠。其事之不便。至易明矣。且閭里之謠。徒歌而已。不能皆以入樂。假如凡值所採。悉播於樂。舊者肆在樂官。而不去。新者被之管弦。而日增。如太史公所言三千篇之多。則太師。小師之屬。力疲而亦有所不給矣。凡入之情。順則易忘。拂則易感。故當堯之時。其歌曰。帝何力於我哉。卽周初盛時。其言民之情。第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如斯而已。古者頌施於宗廟。非以媚悅在位之君也。而魯人乃及僖公在時。而頌之。其辭浮以夸。當時已備在樂懸矣。夫子安得刪。從而著之。亦因可以觀世變云爾。後儒微有見於此。而凡若關雎。若

魚藻之類。莫不盡舉而歸之諷刺。所謂陳古以切今也。此雖未免求之太過。然亦足以見朝廷清明。海內治平。士安於朝。農習於野。無有驚喜過望之意。而何必相率歸美。以爲導諛獻佞之具哉。其間或歷十數君。二十數君。而始有一詩。非謂此數十君者皆賢也。苟無道不至於甚。在小民忠厚之意。豈微激之而遽怒哉。故一切採詩刪詩之說。舉不足信。春秋時名卿大夫所賦。今人多習誦之。偶有逸者。固亦無幾。且有異其名而詩固在者。如采薺卽楚茨。河水卽沔水。新宮卽斯干。鳩飛卽小宛。王伯厚嘗輯詩逸句。十不及今之一二。凡謂淫奔之辭。人喜誦之。故傳及。與夫年久者多失傳。更鄙淺不足破矣。

問古禮之放軼也久。後儒卽見在之文。尋其蹤跡。大率三禮而外。徵之三傳。以其時猶近古。先王之制。未盡泯也。媵女之制。禮無見文。左氏言媵者多。而不詳其制。獨公羊氏有之。其言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姪娣。其媵女之國。說者或以爲同姓。而考之春秋及左氏。往往不然。成之九年。伯姬歸于宋。衛、晉、齊三國媵之。解者以爲伯姬賢。諸侯爭來媵。而齊固非同姓也。此異姓之來媵。見於經者也。至後晉將嫁女子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纓。盈及其士。此時齊莊之志。固不在媵女。然使古無此禮。晉其有以拒之矣。此又異姓來媵之見於傳者也。此一疑也。乃又有大可疑者。蓋同姓媵之。特諸子之論耳。至於姪娣之媵。姑姊不獨見於春秋者。然其在易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彼所據者殷禮也。是其由來久矣。考之經傳。更無以姑姊媵其姪娣之文。而鄆風泉水之詩。首章曰。變彼諸姬。聊與之謀。集傳曰。諸姬謂娣姪也。次章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集傳曰。諸姑伯姊。卽所謂諸姬也。

上章以爲娣姪。下又以姑姊當之。於文義微見舛誤。然此特其小者。或臨筆時少失檢耳。至顯。然以姑姊媵其娣姪。則說有難通矣。不知朱子果何所據而云然也。

諸侯一娶九女。娶於一國。則同姓二國媵之。正夫人自有姪娣。兩媵亦各有姪娣。故九女也。正夫人最尊矣。其次兩媵。以國之大小爲尊卑。其姪娣之序亦以此。用何休說。不從左氏。或疑晉齊皆大國。而何以不恥爲媵。且宣姜之女。有爲許穆夫人者。有爲宋桓夫人者。不適一國。安在其爲媵也。然考之古禮。大抵重適而輕庶。其爲適夫人所生者。必歸之他國爲夫人。其庶生者。則往往從其姑姊以適人。不足怪也。春秋多變古。卽如左氏開章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此禮也。乃宋武公又嫁其女於惠公。爲魯夫人。則非禮也。又齊景公使晏嬰請繼室于晉。非媵而繼室。亦非禮也。若據此以疑諸侯不再娶之不足信可乎。然則廁同姓以異姓。增兩國爲三國。舉爲變禮也。若言禮之正。則同姓二國媵之。異姓則否。左氏有明文。固確不可易矣。晉嫁女子于吳。此失禮之大者。且無辭爲之。而謂使古無異姓來媵之禮。則晉且有辭以拒齊。是何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乎。賢過信後事。反以疑古初之不然。此大不可也。姑姊之於姪娣。有常尊矣。桓三年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其等差秩然如此。焉有姪娣爲適。而以姑姊媵者乎。泉水之詩所稱諸姬。及諸姑伯姊。當依鄭箋。以爲預擬歸寧後之詞。最是。蓋女子之所不能忘者。其同類耳。婉孌然未嫁之諸姬。我將與之謀。婦人之禮。國有變故。恐其未得所歸。故思爲謀之。若以爲謀歸寧之事。此則當就保傅。如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之比。保傅皆老成人。不得加以孌然。

之稱。如諸姬爲共適人者。將與之謀歸寧。而美以變彼。義無所取。不幾爲贖文乎。凡問之爲言問訊也。問遺也。諸姑伯姊。在其父母國者也。故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若偶然咨諏。而謂必以其序禮。豈如是之譚譚拘拘者哉。大儒之說。固不可輕輒翻異。然當其難通。自當準情酌理。以求至是之歸。乃爲善讀書者。

問詩有美有刺。故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衛至惠。宣之世。變易三綱。濁流四海。人道盡。天理滅矣。爲之臣民者。愴懷疾首。欲隱之而不能。於是乎詩以刺之。此正民彝天理之所以著。而集傳於鶉之奔奔之下。反以衛詩至此爲人道盡。天理滅者。何也。當時有獻議乞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其識誠陋。而楊氏之說。謂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故特取而著之。是聖人亦有時披抉人之閨門以爲教也。漢治梁王之獄。谷永以爲閨門之事。中藎之言。非帝王所宜聽聞。況可彰之後世乎。故嘗讀而疑之。以爲楊氏之說甚深。然特有似於法家之言。恐非聖人忠恕之旨也。

衛詩至此人道盡。天理滅者。本非謂作詩之人。此不可以辭害意。譬之說春秋者。謂春秋至此三綱淪。九法斁。豈得謂其歸咎於孔子哉。梁王之獄。豔昧未明。推親親之誼。尙可得而掩也。若衛之宣惠。其情狀亦已暴著矣。垂之簡編。足爲懲戒。若唐之武后。楊妃。雖其嗣主。亦不得而覆蓋之。而謂宣惠之醜。其尙可諱哉。淫亂之君。自以爲密云者。特欲爲後人作戒。故推而極之。以言事無有隱而不彰者。欲禁之於未然也。人之情態。固不一轍。築臺衷相。宣著如此。此其人豈尙有廉恥哉。匹夫匹婦。會於牆陰。明日國中已有傳

播者。此則自以爲密。而卒不可掩。楊氏之言。固其理也。唯詩人刺之。夫子從而著之耳。左氏傳所載淫亂之事。豈惟此數君。而不見於詩。安得疑披抉人之閨門以爲教也。以楊氏爲有似法家之言。不倫之甚。

問十五國風言王者凡五。何彼禮矣。言平王之孫。或以爲平治之王。或以爲卽平王宜臼。先儒未有定說。今姑可置之不論。其在邶風則北門之詩。言王事適我。衛風伯兮之詩。言爲王前驅。唐風鶉羽之詩。言王事靡盬。秦風無衣之詩。言王于興師。此四處詩傳。或有講解。或竝無講解。竊意此雖一字之微。然名分繫焉。蓋有不可忽者。集傳於邶風王事。剖晰詳明。於伯兮鶉羽。槩從率略。而於秦風獨引蘇氏之言。謂秦本周地。故其民思周之盛。而稱先王。其說殆不可訓。秦居周地。遂可稱王。杞宋爲王者之後。修其禮物。以賓王家。不愈可以稱王乎。果其臣民援引失據。孔子刪詩時。便應削之。無容取草野不稽之言。列之於經。疑誤後世也。詳檢毛鄭之書。於伯兮據從王伐鄭之事。孔氏於王于興師之下。又徧解前經。雖時近穿鑿。然似有不可已者。意謂治經者於此。當博觀而詳爲之說。不得樂集傳之簡易而遽從之也。

不聞北山之詩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諸侯之事。皆王事也。閒王政。敵王愾。何莫非王。卽春秋時諸侯之於周。亂則定之。難則城之。戍之。若殷之諸侯。其民從王所役。而有賴尾之詩。周之時未之有改也。則凡所謂王。皆周王也。朱子於秦風引蘇氏之言。謂秦本周地。故其民思周之盛。而稱先王云者。以備一說耳。其正解固云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自無可議爲也。且卽蘇氏之說。亦未可厚

非謂秦民有懷舊之思。如漢之東。則西土蒼老。冀上之睠顧。其情一也。當其時。周王固在也。若杞。宋爲夏般之後。社已屋矣。雖許其得用前朝之禮樂。而其臣民安可以王稱之。安可冒生今反古之咎。而轉思先王。此比喻失倫也。朱傳與注疏所訓。無大異。同學者正可以參觀而得之。抑古人亦有文可上下相通者。如祭王父曰皇祖考。父曰皇考。夫曰皇辟。祭法大夫有王考廟。皇考廟。適士有王考廟。禮曰。適爾皇祖某甫。適其皇祖某子。此當世之所公行者。固不可謂之僭也。何彼褻矣之稱。平王似當屬平王宜曰。此東周之詩。而繫之召南。以見文王后妃之德化。雖久遠而肅雝之風未衰也。平爲平正一說。乃毛公創解。而或以寧王爲例。夫武王定天下。寧之爲義美而顯。平之爲義泛而晦。故愚見以爲似不若朱子之後一說可從也。

問文姜淫于其兄。而魯桓被殺。其爲國之大恥。百世不可掩。魯于是時未甚衰弱。不能聲罪致討。僅除彭生以爲名。後文姜乃數如齊。終復如莒。以禮義之邦。陵夷若此。雖天之禍魯。亦以莊公之非人故耳。集傳于猶嗟之下。引趙氏之說。言子有可以制母之理。其說旣美矣。而第其所謂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猶有不能釋然于懷者。春秋書夫人如齊。在桓之十八年春。書夫人孫于齊。在莊之元年三月。公羊傳曰。夫人已在齊矣。其言孫于齊者。何思母也。何氏注曰。是時莊公小祥。憂思少殺。思及其母。故春秋緣其意而書之。其實夫人在齊未歸也。其言穿鑿支離。故爲難信。左氏傳無文。杜氏注曰。文姜與桓公之喪俱歸。歸而爲魯人所尤。故復孫于齊。此說雖無所據。然以情事論之。有當然者。今

云誠敬以事母爲將迎而歸之與。夫國君與國爲體。制喪服者。父在則降其母。以明尊無二上。今迎而歸之。是迎其君之仇。與其國之賊也。傷死父之心。絕臣民之望。不孝莫大焉。且文姜亦無可以歸魯之理。河廣之詩。宋桓夫人所作也。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是詩。文姜之罪。較之出母。孰重孰輕。又何以歸。哀姜淫于二叔而殺其子。罪較滅于文姜。齊桓殺之。以其尸歸。公羊以爲得伯討之義。然則世有明王賢伯。所以處文姜者。當何如耶。朱子於此殆必有至精至大之義。惜末學無以知之。而願有以窺其狀也。

父以爲妻者。子以爲母。父所不廢。子亦不敢廢也。文姜淫於其兄。桓旣知而謫之矣。而猶覩然以受齊襄之享。其爲隱忍可知已。公薨於車。魯人雖知其所由來。而不能明言之。姜猶然桓之妻也。則亦莊之母也。趙氏所謂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御下。此三言者。聖人不能易也。其謂子可以制母者。亦制其從者而已。敝笱之詩云。其從如雲。其從如水。此何人哉。文姜必不能以子身適他國。此則莊所能制。而不制。故魯人嗟而惜之。文姜未嘗親刺刃於其夫。則其事隱。子無讐母之理。惡得不迎而奉之。人倫不幸之遭。莊唯有靈然隱痛而已。其能如母何哉。記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獨不云妻殺夫者當如何。假令閭巷之間。或有此事。有司者治之耳。曾謂妻殺夫。子亦可殺其母哉。至如宋襄之不能返其出母。重父命也。父不以爲妻。子亦不敢以爲母。若文姜則固未得桓之命者。兩事正相反。何得以此例彼。昔齊威王使章子將。章子之母爲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威王曰。勉之。還必更葬將軍之

母對曰。臣之父未教而死。若更葬。是欺死父也。章子之不更葬母。與宋襄之不迎出母。皆非魯莊之可得。援以爲比者也。雖有齊桓。又何自伸其伯討哉。蓋文姜之與哀姜。其迹固不相似。如欲逆刺隱匿之事。離間母子之恩。則誣讎之端。陵暴之患。從此興矣。卽今官府治不孝者。亦必親告乃坐。子之生殺繫於父。妻之去留繫於夫。無古今一也。今桓死不及斥其妻。莊立不敢廢其母。爲伯主者。固不能妄與人骨肉事矣。賢讀書能疑甚善。而析義未精。且當就古人之論而熟思之。毋輕議爲也。

問古人稱謂之間。簡質而等級分明。天子曰王。諸侯曰君。卿大夫曰子。在春秋時。猶未混淆。至孟子而稱其門人爲子。故後人謂世變所趨。賢者不免。此言雖戲。亦紀實辭也。無衣之詩。首章言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次章言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集傳謂其倨慢無禮。誠有然者。夫武公負篡國弑君之罪。欲假王靈以爲重。而言語泄泄。若甚不急此者然。誠王法所當誅也。至首章之下。注曰。子。天子也。則武公雖云倨慢。而顯然降天子之號。而從大夫之稱。殆未敢矣。若以子爲同後世爾女之辭。則自春秋之世。未嘗有焉。小序曰。武公之臣。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其說至爲詳到。朱子於此特注此句。豈有說乎。

小序謂請命乎天子之使。茲言當矣。然章服非使者所得專也。探其意而言之。則子固謂天子矣。文詞所施。固當有所避就。假如曰。不如天子之衣。不如王之衣。則幾鄰於僭上亡亡等。以王自有王之衣也。故因有使者之可藉。從而子之。此行文之體當爾也。古人於所尊。皆不敢斥言。晉韓起聘周。而曰。將歸時事於宰。

旅。宰旅。冢宰之下士也。卽列國相交。其辭命之閒。有稱下執事者。有稱從者。莫不皆然。漢制之不斥皇帝。而稱陛下。亦猶是也。故此於嫌疑之際。不敢斥王之衣。而婉約其辭。以爲不如子之衣。於義固無所失。當是時。武公方欲得周天子之命。以爲重。而唯恐其不得也。焉敢倨慢無禮。觀其次章云。豈曰無衣六兮。降七言六。若不敢要王之必。遂其所請者。六旣爲謙辭。而稱子乃疑於倨慢哉。不然明矣。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五

記

吳江嚴豹人二酉齋記 戊申

近代藏書之家。蓋莫盛於吳中。如楊君謙、朱性甫、吳原博、閻秀卿、都元敬、金孝章、亦陶父子。皆著名於勝國者也。流風遺韻。至於今不衰。然非徒慕前人之美名。而襲蹈其迹也。此實關性情焉。苟性情不在。是父不能必之於子。兄不能必之於弟。縱或慕美名而誇豪舉。挾千金入書肆。連箱累櫃。捆載而歸。錦帙牙驕。縹緗溢目。而其中之簡脫叢殘。弗之補也。形似聲誤。弗之正也。善本俗本。弗之辨也。彼書賈者。又工於爲僞。以今爲古。如以震澤王氏之史記。四明陸氏之呂東萊讀詩記。崑山徐氏之尙書詳解。而皆以爲宋刻。此猶可言也。至以劉改之爲斜川。吳正夫禮部集爲蘇子美滄浪集。舛謬不已甚乎。而其傳錄以行世者。又爲鈔胥暗減其篇頁。則終不爲完書。故夫鄴侯之架雖富。君子不許其能蓄書也。余往來吳門。知朱翁文游者。藏書甚精。繼交吳子枚士。皆常與之通書。無所靳。今又得吳江嚴子豹人焉。其家去郡城百里而近。自其少也。卽以書爲性命。友朋知其然也。往往以祕本假之傳鈔。故自尋常所得外。往往有前人錄目中所未具者。散置之。慮不便於檢尋也。於所居之右。得爽塏潔靜。可以爲精舍者三楹。乃遷廿年已來之所著錄。皮閣其中。以昔人相傳藏書之處。有大酉小酉也。遂顏之曰二酉齋。旣自爲之記矣。而又來乞余

言。知余之有同嗜也。吾聞昔人所傳二酉之藏。不過千卷。今嚴子所儲。已遠過之。乃意方慊然。且冀幸後之所得。容當有倍蓰什伯於今者。是則誠然。然余以爲藏之多也。不若其精也。精矣而復求之不已。安在其能無多乎。臘前。余過平望。去嚴子所居僅十里。欲順訪焉。而叩其齋中。之所藏者。舟人誑余以一舍之程。有難色。故不果。然嚴子所校之。左傳正義。及所梓之。左氏賈服義。則既見之。而伏其精矣。虎豹之異於犬羊。不卽一毛可辨乎。顧余之好。雖同於嚴子。而業已頽然老矣。然見一異書。眼猶爲之明。思古昔聖賢若孔墨。猶未嘗須臾廢書。而余何人。顧可弃秉燭之光。而不自力乎。楊儀部嘗有句云。豈待開卷看。撫弄亦欣然。此真愛入骨髓語也。又曰。自知身有病。不作長久計。偏好固莫捐。聊爾從吾意。余今白首鈔書。矻矻朝夕。亦正有自不可解者。因嚴子臭味之同。而縱言及此。更欲就嚴子假一二祕笈。而鈔之。其庶幾許我乎。

杭州重建機神廟記 乙未

乾隆年月。吾杭重建機神廟成。里人求文於余。以記其事。杭爲禹貢揚州之域。厥篚織貝。實與兗之織文。徐之織縞。荆豫之元纁。織績竝進。由周而來。齊有執魯有縞。楚有練。吳有紵。而越亦以羅著。迨河南褚公有裔孫名載者。盡得機杼之巧於廣陵而歸。以教其里中。自是吾杭所出。更兼擅衆地之長。而爲天下冠。宋至道元年。始於杭置織務。沿及本朝。因而弗改。享其利者。圖其報。杭人之祠褚公舊矣。旣又推而上之。思報其始爲機杼者。於是復立機神之廟。其神則厲徵君之記。據淮南鴻烈。以爲黃帝之臣。伯余是也。廟

建自國初。在城之東北隅。雍正中。里人稍稍增拓其制。閱四十餘年。日就頽墜。有吳君通海者。蹙焉以爲己任。謀諸同業。率費得六千金。撤而新之。再閱春而竣。不戒於火燬焉。又謀所以興復之。衆喻其誠。輸者畢集。鳩工庀材。聿成壯觀。正殿五楹。中祀軒轅氏。而以伯余。褚公。左右配焉。軒轅爲伯余之君。始制衣裳。以大機杼之用者也。其後爲會館。同業祭享之日。飲福於此。又其後祀西陵氏。西陵軒轅之元妃。始育蠶以開機杼之功者也。其前有廡有門。又有臺以奏樂而娛神。此今時所重。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昭事神之度者也。廟之晨昏啓閉。朔望香火。以道士主之。其教之所祀者。別有室使祀之。而更及於土穀之神。開其爲彼。而後可責其成於此。凡爲機神計。且可以廣福也。嗚乎。杭人之爲是舉。核以三代制祀之典。雖不必盡符。然於先王教民美報之指。可謂周詳而篤摯矣。要非朝廷之仁漸義濟。有以返斯民於惇龐忠厚。不至此。則神之所以佑吾杭人者。豈有旣哉。說者謂淮南稱伯余始爲衣。手經指挂。成猶網羅。後世始爲之機杼。則作機杼者當別有人。詩刺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織本婦人之業。不知機杼不用。衣裳何由而成。織之所出。上供國家服物采章。而下被之士庶。非婦功所得專。所以周官典絲。主之以下士。而工有內有外。此久爲男子所有之事。且天地之間。陰主質而陽主文。女成布而男成帛。以目驗之。可信也。斯前記所未詳。故并及之。是役也。肇自往年某月。歷若干旬。訖功。首事之勇於義。與同業之樂於輸。皆不可以不著。因誌其始末。而備列諸氏名於碑陰云。

旌德縣建登瀛橋碑記 丁酉

旌德有鳧溪水。源出鳧山。西南流合於徽水。經縣城北十里。則車徒四達之地也。溪中巨石錯立。舟泝不能徑度。梁以木。當春夏盛漲時。不勝湍激。輒傾欹壞。墮不可治。取道者必回遠而後得濟。迨霜降水涸。居人累石爲渡。劣容一人迹。猶復惴惴恐陷焉。往來者病之久矣。邑黃氏天一。以三兄弟。家去溪旁甚近。本先人子裕府君志。爲創石橋。經始於乾隆三十七年。閱四基而落成。其長三百尺。廣二十尺。高倍之。翼以石欄。寬容堅緻。由是東西行以適四方者皆使之更以餘力於東岸建亭。以憩行者。其西又有一溪。源出植嶺。亦建小石橋其上。施功視鳧溪三之一焉。費皆黃氏兄弟任之。不求助於他人。鳧溪之橋。命曰登瀛。爲其東直柳山。西接正山之麓。習形家言者有取焉。橋成逾年。而天一之孫朝俊舉於鄉。當其爲是。匪以私子孫也。而食其報獨先。可不謂天道歟。朝俊學於余。請余爲之記。因考其實書之石。俾出其塗者。咸知化險爲夷之所自。且以告邑中諸英雋。當思其名之甚美。奮然偕黃氏子弟。相與從此發軔。以達王路而翔天衢。無負兩翁之斯舉也。

重修紫陽書院碑記 甲寅

吳越書院之以紫陽名者三。蓋皆祀朱子。而因擇士之雋異者。使習業其中。欲其學朱子之學。而後庶幾於所言所行。莫不循循然有法度也。新安爲朱子之鄉。其地有紫陽山。故宋淳祐六年。理宗御書紫陽書院。以賜江東之崇祀朱子者。而吾杭有紫陽山。卽沿爲稱。禮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康成釋云。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案今蘇與杭皆近新安。以祀朱子。實與古禮合。杭爲大府治所。敷文書

院中丞領之。而紫陽與崇文皆前任。齟使之所倡建。齟商相與踴躍。以襄厥成。蓋齟商多來自徽郡。實古之新安。其子弟又許其別編商籍。與土著者一體考試。故皆樂於順上之指。而不由於強勉。我朝康熙四十二年。鹽法道岑溪高公熊徵始建茲院於紫陽山之麓。初名紫陽別墅。後乃正名曰書院。至於今八十年。有餘年矣。中間雖小小補苴。而費約工省。馴至敝壞不可治。文昭以乾隆己亥。忝主講崇文。越明年。遷主紫陽。觀危樓之將壓。常凜凜焉。去之一周星。以爲必改作矣。乃僅交午。枝柱苟且目前。以傲幸於一旦之可無事。上之人以無與乎考成。而未嘗一留意。卽或慨然有興舉之思。而慮請之容或不得。又總總慮經費之無從出也。以故玩時愒日。遷延以至於今。往來觀者。徒歎息於前人有美政。而後人莫之繼。爲可惜也。迺歲在癸丑。長白阿公奉聖天子新命。來爲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蓋改舊鹽法道而正。以使名。并特設督理鹽政一員。與兩淮埒。卽移兩淮長白全公以莅之。全公素知公強幹有爲。故於所請無不聽。公之居是職也。實能仰體上之德意。清以律己。勤以莅事。緝私平征。以卹商。而循名責實。以造士。觀兩書院之久不治也。請於全公。斥幣餘若干金。大爲修葺。不歸之縣。有司而專委屬吏之能者。日往監之。公亦不時至。以察工之勤惰。而董其成。於是腐者易。缺者正。缺者補。隙者完。磴道之犖确者。爲平治之。相其高下。爲之欄檻。使無失足焉。若門若窗。皆可以啓閉矣。若庖若湑。皆足以容受矣。聖者。黜者。丹雘者。咸得其宜。於是望之巍然。卽之煥然。士之來肄業者。咸欣欣然有喜色。罔不亟思振作。以仰副樂育之盛意。蓋士氣亦爲之一新焉。蓋嘗論之內與外實相因而互資者也。故衛武公之爲懿戒曰。灑掃庭內。斯干之

詩言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乃可以攸寧焉。昔子路之治蒲也。夫子入其境而見草萊甚辟。入其邑而見牆屋完固。亟稱其善焉。蓋卽此可以驗衆事之不苟。類如斯矣。兩公不以文弔爲不肖。聘主紫陽教事。樂觀盛舉。思有以紀載。而監院車君向榮。又率諸生以來請。安敢以不文辭。爰卽進諸生而告之曰。爾等之來學於斯者。旣足以安其身矣。亦知所以治其心乎。夫屋之傾欹。徑之榛塞。夫人而知其不可矣。獨於心而顧可安於不正不濬乎。今諸生中能文之士不乏也。然或狃於佻達之習。慢易之風。而不知變革。其有害於虛靈之體實甚。今公之有斯舉也。豈徒爲美觀哉。蓋卽教以治心之學也。夫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德性問學兼優者也。諸生勉勉焉。是則是效。體斯立而後用。有以行。安見醇儒名臣之不由斯出乎。余非能言者也。朱子所爲學記者具在。舉皆切要之論。盍反而求之可乎。是說也。實推廣公所以造士之意。而公之盛美乃益彰。吾知崇文亦必有願爲紀載者。文弔在紫陽。故第就紫陽以爲之記云。

麗景校書圖記 辛未

乾隆丁卯之夏。天子居圓明園。命選翰林十人。中書十人。校錄唐李善所注昭明文選。以備清燕之覽。於是卽張相國園而開館焉。麗景者。園之軒名也。厥構宏敞。通流環繞。匯於軒前而成池。池多植荷。時方花架木爲橋。通南北道。橋之南山徑迴復。樹木翳雜。園故名也。園康熙時明相國之所築也。後獻諸朝。賜文學近臣。退直居之。園之勝。尙未能徧觀也。所選二十人者。校書軒中。上命大官具食。尙方給筆札。頻遣中貴人攜瓜果及荷囊香佩諸物。分賜諸臣。上所賜。唯瓜果爲非常賜。非大臣及親近者。不易得。而今咸以

小臣拜賜。且訖事月餘。賜凡四五。斯亦遇之至榮者已。前輩錢赤岸先生。性慎密而多聞識。裒然爲中書領袖。選與茲事。文昭時亦從諸君子後。移席近先生。先生校勘精密。孜孜不倦。然諸人或各行其意。先是中使宣上旨云。爾等俱是有學人。若書內誤處。皆當改正。而大臣恐或蹈妄改之咎。又私相戒約。非灼知其誤。萬不可輕改。以故明達之人。多務更正。慎重之士。憚於改爲。予因知事無大小。總其成者爲要也。大官年高事繁。必不能復究心於文墨之事。安得如先生者。合衆長而折衷之歟。書成。又錄考證二冊進呈。上命分置各卷之後。并書校寫者銜名。其冬又召諸臣入乾清門。至懋勤殿。令各鈐小印識之。上自爲之序。其書已裝潢成帙矣。書之前貌聖容焉。先是進呈之日。又人賜紗葛各二端。文昭欲爲文記之。尙未成也。今先生榮君恩。寫之爲圖。以文昭之亦與其事也。屬爲記。嘗考古者有寫書之官。校讎之司。其事曠而弗舉。於今乃復見之。禮意加優渥焉。先生適當其盛。將之以勤恪。譌則正。疑則闕。不牽於異同之論。可謂賢乎。自是役後。有謂細事不足煩聖慮者。於是凡有校寫。皆開局於武英殿。大臣監理之。外饗供其食。書成。請旨賞賚而已。文昭亦一再與焉。迴思昔日與先生在軒中散衣帶時。水風清暑。花香襲人。珍賜頻仍。中使絡繹。此景何可多得。況四五年來。此二十人中。已有化爲異物者。其仕於四方。及歸其鄉者。又有之。今先生又將歸矣。撫卷之下。不勝悵然。他日從先生於明湖之濱。縱談舊事。再出此圖。其感歎又將若何也。因具錄其姓名於左。翰林十人。王錦。改外王居正。休致朱佩蓮。丁憂湯大紳。休致王際華。丁憂歐陽王煥。蔣元益。徐開厚。故許棗。改外馮秉彝。告假後又益一人。曰溫敏。中書十人。張敬業。劉大佑。故祝維誥。

昨朝棟程。肅龐廷驥。告假金齋。毛永燮先生名在培。與文韶共爲十人。收掌則待詔吳自高也。乾隆辛未。除夕前一日書。

張荷宇大任夢母圖記 庚午

始余未識荷宇時。有客持一卷文示余。卽荷宇自敘其夢母事。其言悲。悄乎不忍卒讀也。異日有介友人來余門。請受業者。識其姓名。卽曩之夢母者也。因又見所爲圖焉。自當世公卿大夫。下至韋布之士。工於言者。咸嘉其至性。冥感相與詠歌其事。荷宇悉取而綴於圖之後。余亦五歲失母。此情人所同也。感荷宇之事。而因爲記之。荷宇生十月而喪其母。及有知。卽時時念母不置。彌久彌篤。哀其身不能一日事乎母也。哀母之言語動作。亦未能識也。荷宇香河人。嘗南遊而反。至乎錢唐。夢母來前。夢中卽知其爲母也。旣覺。乃噉然以哭。曰。此真吾母也。母胡爲乎使我至今日。乃得見也。母又何去我之速也。母其可使我繼此而得見也。於是卽夢所見爲之圖。此圖。吾不之見也。今之圖。吾見之。則其夢母之境而已。余因語之曰。夫人精誠所感。無幽明死生之隔。此理之可信不誣者。況子之於親。其喘息呼吸相通。本無有間之者乎。人死則形亡。形亡則氣散。而有不散者。在其精神。卽附麗於其子孫之身。故先王爲之立廟以聚之。祭祀以事之。笑語嗜好以思之。於此於彼以求之。又非但此也。一出言而不敢忘。一跬步而不敢忘。故孝子之事父母。終其身。非徒終父母之身也。今子之母不幸蚤歿。然子在。固不可謂亡焉。夫自香河以至錢唐。三千里。而遙子之母生時。固未嘗至其地也。而胡爲於此而夢。於此而夢者。子之所至。親亦至焉。然則子之身。

親之身也。子求所以不死其母者。其必有在矣。

蔡施秉守城記 戊戌

雍正十三年。貴州古州苗作亂。諸苗響應。破黃平州及凱里。巖門諸城。乘勝東下。施秉縣適當其衝。遂蜂擁薄城。時平靖日久。兵屯多併省。今縣治乃故偏橋衛也。去舊治九十里許。先是奉文清理苗疆。大吏案舊地圖。不知縣移治本末。猶承前謂距台拱大將屯駐處道里近。遂議省舊所設遊擊員。并其兵盡撤焉。而施秉遂無守禦之備。雍正十一年。上元蔡君謹來知縣事。謂地荒遠。民苗雜居。備不可弛。言於大府。請仍設武員鎮守如舊制。大府聽之。而未卽行也。邑無城。君亟城之。至是而逆苗之亂作。民卒聞有寇。惶駭欲逃。君亟招集鄉勇。合家丁僅百餘人。授以兵。練習之。令登陴固守。鄰邑民來奔者。內而安輯之。擇壯者令相助者。扞禦。夜然火城上。微明。城有水門。賊使其黨潛入爲內應。獲之。得其謀。取大板布釘塞其處。苗人素跣足。乘黑夜入。輒爲釘所刺。債。賊射火箭入城。城內多草房。君有備。火不得熾。城西有半山。君恐爲賊所據。得形便。城必危。帥勇士先據之。苗女有習妖術者。佩符張蓋。舞鏢槍前衝。左右號端公者爲翼衛。禁矢使不相及。君取雞犬血厭之。設伏以待。大破之。黔地苗窟穴多。乘釁相挺而動。官兵分道剿撲。救不時至。自夏涉秋。凡九十四日。大小三十七戰。逆苗始散走。城賴以全。總督張公廣泗以其功入奏。擢大定府通判。未赴。奉檄勘鎮遠等處災。道病。仍還。施秉以乾隆元年九月卒。民爲建祠立碑。君所建城及橋梁。民皆以蔡氏之。今上嘉保城功。賜子寰蔭國子監生。

舊史氏曰。余客金陵。君之里也。聞君之先本和州人。少孤。隨母育於外氏。遂家上元。令其習藝。謝不能也。見塾師課童子書。則聽之。少長。遂能文。勇力亦過人。通技擊之術。嘗手搏武人之害鄉里者。莫敢抗。雍正首科舉於鄉。君文吏耳。而有武功。其兼材信素具也。抑古之儒將著名者多矣。尙不足爲君異。若乃糾率市人而與之共處危地。卒非素練。器非素習。岌岌乎不可終日。而卒能轉危爲安。民免糜爛之禍。則由君之見幾早。備事豫。堅城屹然。故可依以爲守也。最君之功。故當在此不在彼。君里後生顧淞學於余。能言君之事。君字經山。且云。君之子今與其母居三山門外。屋數椽。以賣鍋爲生。則又可爲太息者矣。

記烏程袁孝子刲肝事乙卯

烏程有刲肝以療母疾而愈者。邑有司與其國人咸稱曰。袁孝子。孝子名昌齡。事在乾隆四年。距今五十有七年矣。當刲肝之時。孝子年已五十有二。其母年七十有一。夫禮五十不毀。哀過而毀。猶爲不可。況可重自毀傷。蹈必死之途。而徼幸其或一濟乎。且徧考諸方書。無有人肝可以愈疾之說。而孝子之事。又相傳有神奇。恍惚之談。儒者難言之。然其事炳炳。誠不虛。孝子深自韜晦。并其子亦不使聞知。乃事卒暴著。而不可掩。嗚呼。豈可謂非天哉。今名已載郡志。其曾孫沂以志所書尙略。其父秉鈞。在日。營葬其祖。撰有事實一篇。欲乞有道而文者。以銘諸墓。終於齋志以沒。彌留之際。呼其子沂而命之曰。必無忘而祖而父。欲求所以表章其親之蓄念。沂懷之又十有四年。家貧業醫。不能出而與士大夫遊。又諸老有盛名者。皆已前死。俛俛乎不知所向。聞人言文昭尙能爲紀實之文。不苟譽人者。介其友楊君傳九以請於吾友嚴

子久能而展轉以達於予。予雖不能繼。諸老之後塵。然於發揚潛德。敦勵風化。亦竊有志焉。遂不辭而書之。方母之疾也。孝子婦已前死。常時燠寒飢渴之節。及一切煩辱之事。妾媼所任者。皆孝子親執之。至是醫療。百方卒無效。病且殆。彷徨無措。昏悶中若有告之者。曰。服龍肝湯。疾可瘳。顧龍肝安可得。忽念己生之年。歲在辰。辰龍屬也。得非神命我刳肝乎。乃潔誠虔禱。夜半扃戶。以刀刳胸之左偏。深寸許。以指刳取。中熱如沸湯。不得入。昏暈而僵。旋似有趣之起者。驚視創處。肝已突出。遂割之。作湯以進。疾良已。人無知者。越數日。近出過橋。失足。顛於橋下。創裂暈絕。子宗耀亟往抱持歸。解衣見胸。次束以帛。血斑斑然漬其上。猶新。請之不言。又涕泣固請。始言之。子蒼黃延醫。用善藥敷治。莫效。夜又有若告之者。曰。服藕汁可瘳。如言而創始合。終戒家人勿洩也。然醫者已出語人矣。人人以爲異事。更相傳播。令甘泉羅君慄聞之。親式其閭。列狀聞諸臺。咸有優獎。唯格於例。不得旌。他日人有訟其子不孝者。有司訊於市。延孝子竝几坐。指以示其子曰。此刳肝袁孝子也。居同里而不知所效邪。杖之。孝子爲慙。然不寧者累日。越十二年而卒。其母後一年乃終。子一人。卽宗耀。孫四人。長卽秉鈞。傳其祖事實者也。沂能謹識其父之遺言。久而不衰。其人亦有足多者。今葬已久。無所用銘。沂以傳爲略。傳之體故不能詳也。余乃徇其請而爲之記其事。庶辭不嫌於繁瑣云。

舊史氏曰。自明以來。刳肝割股之事。皆旌例所不及。以非事親之常道也。然閭里之民。天性篤摯。當其至誠激發。非有所慕效。而中情所迫。不自顧慮。更何有於區區之名。是雖不可以爲教。而君子亦必從而禮

貌之。且樂稱道之。使人皆可以一自證其本然之良心。則何嘗不有益於風教也。烏程一邑耳。百餘年閒。剝肝者有三人焉。康熙初年有閔茂元。越四十二年有陸國榮。又三十三年而袁君復繼之。是皆不漓其赤子之性者也。嘗聞唯至誠爲能感神。傳袁君之事者。謂有鬼神以陰相之。其理亦不可謂無。今閔袁之名。志俱載之。而陸尙遺。因并牽連書之。以告後之修郡邑志者。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六

傳一

楊文定公家傳 丙申

楊公名名時字賓實常州江陰人也。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猝搖動。以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未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朝夕尋繹。由是得聖賢門徑所從入。篤志實踐。卒爲完人。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理學爲儒者宗。門下士數百人。獨深契公。常以正學相期。公每從質問。所得日益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聖祖特召對。充日講官起居注。旋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先是居此任者。率宮坊以上大僚。聖祖用文貞薦。以公清介有學術。故特用公。實異數也。公每接諸生。必開誘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之道。不專文詞。見官屬一依儀制。不肯少假借。保定知府故違成例。不錄河閒左衛童子送試屢矣。諭之不可。劾罷之。未期年。士習不變。聖祖嘉之。賜以宸翰。擢侍講。會有以蜚語上聞者。謂公外釣公清名。實則與巡撫比。巡撫信公言爲黜陟。故屬員競致賂遺於公。是時直隸巡撫卽李文貞也。將代。適有武生犯蹕事。聖祖不深譴。命往江南防河。公喜去家近。卽迎親侍養。總河張公鵬。翻知公實廉貧。唯委以往來稽察之事。公盡瘁不辭。連丁內外艱。服除。仍往河工効力。五十二年召還。入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修校御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逾年。命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公雖蒙召。然未自陳。吏

部補官例不與開列。此亦異數也。甘肅寧夏地處邊。士子試卷別編。肆丁號取中。是科佳卷多而限於額。特疏請加中一名。從之。直內廷三載。未請補官如故。五十六年。聖祖特用爲直隸巡道。諭曰。欲試爾民事也。時直隸尙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案叢事猥。吏因緣爲姦。公至釐革殆盡。聖祖聞其政聲。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是清官。實好官也。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擢授雲南巡撫。值西藏用兵。大師取道雲南。留屯以待進止。乃建屋百數十間以處之。民用不擾。凡饋餉皆計里給直。師還倍加優卹。馬道死者兵當償。爲奏免之。滇民輸兵糧有遠運之苦。奏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舊丁役久不均。戶絕田去。有歸併而無除減。故或以一人而兼數丁。名曰子孫丁。民不勝其累。多致逃亡。又民納糧之外。加派甚多。名曰公件銀。歲不下三四十萬。數反倍於正額。公請均丁於田。而減公件歲入銀爲十一萬。有奇。勒石曉諭。民困大蘇。滇地多產銀。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而課如故。司事者以缺額罷官究追。多視爲畏途。公以礦有王有衰。請以道員一人總理各廠。使盈詘得以相補。若武定之獅子廠。楚雄之廣連廠。及臨安新開之華祝箐廠。皆費多利少。請封閉。在任凡七年。利民之事。次第舉行。民苗罔不悅服。世宗嗣位之初。賜以聖祖遺物。且諭曰。爾在官。歷任有聲。朕所稔悉。復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賜。且止其入覲。雍正三年。加兵部尙書。復授雲貴總督。四年。進吏部尙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先是有旨不許公摺子奏事。旣而諭公曰。前因人有萋菲之言。偶失於舒究耳。今已釋然矣。令摺奏如初。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爲沙石壅積。民數被水患。奏請疏洩。并立期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後人奉爲式焉。坐奏豁鹽課。疏內敍入密諭。削尙書

職。仍管雲南巡撫事。六年。有人奏公與臬司江苞通同欺蔽。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綱又以徇隱廢弛。劾罷公職。訊鞫日。士民洶洶數萬人集門外。綱雖吹求百端。亦終不敢加公以刑。既訊無所得。則以曾受贖規銀五萬八千有奇。擬罪絞。其銀限一年全輸官。此蓋公於元年即奏明取以給公用者也。讞上。世宗特從原宥。公不敢遽歸。留滇七年。唯以研經講學爲事。今上初卽位。述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公至京師。授禮部尙書。兼掌國子監祭酒事。又命授皇子讀。兼入直南書房。此皆治化根本所在。公生平志學。於是得展。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就經傳中提綱挈領。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蓋乾畫實誠之象也。坤畫虛敬之象也。敬以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要必自關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邈世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公與諸生講論經義至多。其大指不出乎此。又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秦蕙田等七人。分主教事。更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習。監中舊所有經史。版刻漫漶者。俱請修補。所奏多見施行。雍正末年。黔中苗亂。殺掠內地民人。連年用兵。征之公。深知其弊。上疏陳綏定苗疆方略曰。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從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寧帖者。貴州一區。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間。受顧直爲漢人傭。相安已。

久。若生苗則本在深山密箐之中。有熟苗爲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戢。故生苗亦絕不敢萌窺伺之端。自開拓苗疆之議行。於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欲漸據其土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屯營之地。多在高山。水泉渴乏。百物不通。民運糧至山下。官兵接運上山。尙有二三十里之遙。勞苦驚惶。妻孥隔絕。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爲見糧。又責令運送。費用數倍。終年不息。且每被鈔劫。而百姓益不得安其所。至熟苗之苦。更有甚焉。無事則供輓運力役。用兵則爲嚮導前驅。軍民待之如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讐。官兵勝則生苗乘閒鈔殺以泄忿。生苗勝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竊念開拓苗疆。本欲登斯民於衽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民。人人有赴湯蹈火之慘。將何爲乎。其速禍激變。約有兩端。苗疆本未寧謐。而地方官遽言人盡抒誠。請加賞賜。生苗得賞者。二。三。不得賞者。七八。失其本望。惡能無叛。加以熟苗勞重累深。全無賞賚。愈增怨憤。因而勾結生苗作亂。以至不可禁禦。又從前開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處。而台拱地方。猶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云台拱苗民願獻其地。以爲官兵安營立汛之所。上官不察。竟議駐兵。而台拱生苗。遂將官兵圍困。經兩次遣兵救援。悉皆覆沒。遂至侵軼內地。內地之兵。大半奉調移駐苗界。致使苗人得以乘虛而入。無處不被蹂躪。聞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慘戮。賣其妻女。以入私橐。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致鋒不可當。敗衄屢告。百姓流離死徙。不可勝計。計今奏報者。必以苗民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爲辭。然以臣計之。蓋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策。不過曰剿曰撫而

已。今欲剿則山勢陡絕。一線僅通。一人據之。百人難上。卽或乘其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相率滾箐而走。官兵熟視其去。莫可誰何。此剿之所以難也。若欲撫之。則苗民積怨已深。且謂如前見誘。俱懷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萬不得已。焉肯輕就籠絡。此撫之所以難也。爲今日計。唯有下愷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垣築壘於要害處所。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禽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再明懸賞格。有能擒縛首惡投誠。及所犯本輕。而率衆歸順。或鄰近苗人。奮勇殺賊。驗明首功者。皆給予土官世襲。分管其地。熟苗則加以撫綏。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棲託。熟苗又荷生全。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寧邊之善策也。疏上。政府頗有異議。上獨是公言。時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給假六月。公奏請令其終喪。以盡子道。并言翰林梁詩正。服尙未除。亦應緩其行走。又奏請增定順天及江南、陝西三處解額。其造辟陳奏者。尙未由悉聞也。凡考試衡校之事。上皆以命公。其教習庶吉士也。命下於進士。未選入館之前。公手定教規。排日至館。訓迪不倦。七月充纂修三禮副總裁。時已嬰疾矣。入謝。上覺公顏色顛頽。諭加意調攝。出猶詣太學。徧歷六堂。敦勉多士。疾寢劇。上遣醫視給藥。少閒。口授遺疏。以治化方新。聖功惟健。行不息。聖德必日進。無疆爲言。語不及私。以乾隆二年九月丙戌朔薨。年七十有七。上聞軫悼。賜白金千兩治喪。遣官祭奠。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謚文定。公孝友醇正。其於聖學。實能以身體之。不徒見於辭說之間。故自承學之士。以及武夫隸人。苗童夷婦。咸尊信悅服。無異辭。卽勅

奏中猶稱公爲科甲中之領袖。又云媁媁嫗嫗。以取媚於民。推問之下。猶稱引詩書。無異常日。卽此言亦可見公之爲人也。公於諸經皆有講義。近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門人嘗輯公說經之言爲易義。隨記八卷。詩義記講四卷。先已版行。其詩文雜著。尙未編輯。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爲後。二品蔭生。例當得部主事。家居不謁選。孫敦裕。敦厚。皆縣學生。敦裕謹飭好學。早卒。

舊史氏曰。公躬行實踐人也。不以文辭名。然義理充溢乎中。凡所流露。自成文章。余嘗讀公序徐霞客遊記兩篇。而歎大儒之言。無在不引而之正。爲足以垂世而立教也。誠爲聖功之本。周子切指之。公從而演繹之。迹其出入內外。顯晦禍福。無一非誠。故能受二聖非常之知遇。積久而道彌光。今距公之歿。已四十年。而所聞四方士大夫之口。猶翕然同聲曰。賢嗚呼。此豈有絲毫假藉耶。宋司馬公入相未久而歿。公登朝亦未及朞而殞。乃其誠亦極相似。然而公之學爲較純矣。

候選主事蒼毓楊府君家傳 庚子

君諱應詢。字蒼毓。常州江陰人。楊文定公之子也。先世詳君考傳中。文定公以進士起家。敷歷中外。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尙書。贈太子太傅。予諡。入祀賢良鄉賢祠。當世所推理學名臣也。公艱於得子。康熙五十五年。聖祖仁皇帝垂問及之。公奏云。臣弟廩貢生楊名世。今年可望舉子。卽以爲臣後。君果於是年生。命名蓋以此也。本生考聖翼府君。後任泰興縣儒學訓導。君幼卽隨文定公宦滇南。迨公閒居行館。躬自訓講性理諸書。與安溪李文貞公之所著述。欲盡傳其學。君一生行己處事。實本於庭訓居多。雍正元年。覃

恩授二品廕生。時方七歲。皇上御極。召公入覲。君奉母劉太夫人歸里。公卒於位。君終身以不及視含斂爲恨。乾隆四年。服闋引見。以部主事用。因太夫人年高。乞終養。太夫人年躋大耋。始卒。君亦有小患。訖未就選。然君雖未服官。其隱造福於鄉邦者。事甚夥。當歲在乙亥。邑大饑。明年春。又大疫。令周君鳳岐倡議振濟。以其事屬之君。君悉意籌畫。凡平糶。鬻粥。施藥。施棺。皆井井有條。所全活者甚衆。督學李公因培振興文教。以舊澄江書院狹隘。於養士之道未備。以君衆望所屬。與相商。推勸紳士有力者捐輸。且擇老成者董其事。於是增房舍。厚廩餼。購經史。學者彬彬稱盛焉。卽今暨陽書院是也。漕米倉舊在城內。有圖改建以漁利者。誑縣使移建南關外。君聞之力爭。謂倉建城內。官易稽察。近接水次。船便轉般。民居環護。啓閉謹嚴。四鄉輸納。遠近適均。官民相安。歷百有餘載。明季曾移城南。旋卽燬廢。況地當潮汐之衝。農船每遭撲撞。於公私皆不便。當事聽其言。得不徙。令蔡君澍以棲霞菴爲明典史闔公應元殉節地。於其所立祠。并祀同時守城殉難之典史陳公明遇。後令劉君新翰又置有祭田。無賴子利其入。欲毀祠仍爲菴。凶勢甚熾。君激於義。與邑生員趙曦明并力訟官。幾爲所陷。而終得直。復念祠中尙有佛像。及今勿撤。則二公若寄。旣非所以明虔。且後患亦未可杜。因并聞於官。俾僧移去。兼增祀訓導馮公厚敦。額爲三公祠。皆同時殉節者也。凡歷三政而後大備。於是祠之門庭堂寢。煥然翼然。招道士守之。每春秋二祭。必躬造祠中。敬謹將事。其勇於爲義。始終不懈如此。文定公研窮經籍。凡有所得。輒筆之。然未有成書。君廣爲搜緝。成易詩四書劄記講義。程功錄等上之。錄入四庫中。其家庭庸行。可無述也。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六日。

卒年六十有四。娶劉安人。卽太夫人姪也。子二。長敦裕。邑庠生。先卒。次敦厚。邑庠生。女四。長適太學生武進謝宸璠。次適府學生無錫華廷模。其二皆夭。敦裕無子。敦厚子玉衡爲之後。實承重云。

舊史氏曰。暨陽書院之新建也。余承學使鶴峯李公之聘。來主講席。見君之所規畫。咸中法程。君數過余。厚余甚至。後余續昏於君從兄之季女。亦君所爲。德惠成之者也。君容貌溫溫。至其析義利。辨是非。則侃侃鑿鑿。不少依違。一邑之正人。皆倚以爲重。不愧文定公後人。乃其冢嗣亦沈靖嗜學。而先早折。君之病亦以是。悲夫。古人嘗慨居其位不得行其道者多矣。君雖不仕。其所爲實與古之循吏無異。余之傳君。亦庶幾無溢辭焉。

黃河同知蔣君家傳 丁丑

君蔣姓。諱祈年。字東郊。奉天鑲藍旗人。家世自有傳。父諱國正。鳳陽府知府。有治績。舉四子。君第三。鳳陽公卒官。放散官錢不能償。公弱冠。獨身任其事。留鳳陽五歲。事竟乃得歸。君素習吏事。以貲當爲縣令。乃請往河工。自効。歷三年。以勤幹聞。總河故大學士嵇公深器之。初署山東管泉通判。旋實授泲河通判。又遷沂。鄰海。贛同知。防修禹王臺。竹絡埧諸險工。地處僻左。少車馬。運竹石。不時至。前任率以是敗去。君訪知有小車裝私鹽。夜來者。且百數。不可制。制則出死力以拒。鹽又往往苦乏。君輒以便宜召其豪。聽其輸鹽。而藉其車以運。又夫役有受顧而役不中程者。君亦不急繩之。於是利得錢。來受役者益衆。事遂集。逾年。換黃河同知。河出曹。單閒。易潰決。君積精誠以爲民請命。水之溢而出者。疏成引河。憲皇帝特命致祭。

河神。答靈貺焉。明年水大至。民兇懼。君禱神。願以身殉。立危隄上。隄震動有聲。水盛怒。如有神物助持。君踊身入河。見者無不驚泣。會救者衆。乃免。水亦頓卻。衆爲立碑。碑在今曹縣之望魯樓。卽當日之投身處也。君行視隄。斥之庫薄者。與當水衝者。亟令修築。工訖而稽。公已去。後代者與君卻坐。擅用官錢罷。君於是時年三十有六。貧不能償。以故一斥終不復起。而君亦絕不介意。先是望魯館舍。後有隙地。切臨陂塘。西接平蕪。東環邨落。烟波雲樹。參差掩映。君樂之。增築小室其上。見者皆以爲若舟之行水也。因顏曰壺天一葉。而自寓其號曰虛舟。至是以官錢未償。不能歸。三年留之。吟諷獻傲。不知身世之阨塞也。君在鳳陽。所交皆知名士。年雖少。已學爲詩。罷官後。乃壹意竟學。嘗讀漢書至王尊傳。與己事相類。感而賦之。君之誠心爲民。發於自然。固非規規襲蹈古人之成迹。於斯見之。君後又僑居滄景間。卒於獻縣。年五十。在日官錢終未償。所司以產絕告。乃免。有六子。皆貧。其名錦者。爲諸生。從予遊。紀君事於倫常之間。亦多有可稱者。

論曰。昔傅炎父子治縣。竝著奇績。人稱其有治譜。君之父爲慶都。爲永安。爲鳳陽。所在著稱。以此知君之稟承也有自然。鳳陽治民。而君則治河。其事不盡同。而君乃能使曹單之民。久而戴君。方解組時。經單父城。父老擁車爭問起居。君亦自喜。以爲昔日車騎旌旄之迎。不若也。越二十年。君之子過望魯。老人述君事。猶重大息曰。公所爲利於民。不利於身。然則職任雖殊。其誠乎爲民者。未嘗少異。不然。何以得此於民哉。

